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24

門號 日12 3276 卷 24

天津徐世昌

高安學案

正一身以正家國天下者其禮乎清代名臣大儒莫不以是爲兢兢健庵味經其尤著者也可亭爲儀禮節略一書一以經傳通解爲宗而刪繁舉要博采諸家附以獨見所言皆明白洞達可謂知本務矣述高安學案

朱先生軾

朱軾字若瞻號可亭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潛江知縣以薦入爲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督陝西學政以關中先儒張子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學爲諸生摩刮秦士大悅歷光祿寺少卿奉天府尹通政使出爲浙江巡撫擢左都御

史雍正二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坐撫浙時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革職命仍視事尋還職兼管兵部尚書事高宗御極命協辦總理事務賜世襲雲騎尉充纂修三禮館總裁官乾隆元年卒贈太傅謚文端先生爲政練達有體自治縣及撫浙未嘗假賓佐摘發多洞中吏不能爲奸浙俗浮靡以身教儉郡邑吏望風自飭及登政府視山西賑治浙江海塘與怡親王同籌畿輔營田水利乾隆初疏陳四川廣西河南丈田報墾之不實又言法吏以嚴刻爲能請嚴飭各行省皆見施行向之以興利爲功者相繼罷去忠誠爲國有古大臣之誼其學以敬爲主以致知力行爲工夫以經史爲法守以日用云爲爲實驗著周易傳義合訂十二卷因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互有異同爲參校以歸一是不復兩可其說以滋歧貳惟兩義各有發明可以並行不悖者仍俱錄焉而附以諸儒之論其諸儒之論有實勝傳義者則竟舍傳義以從之己所見亦各附於後又著儀禮節略二十卷分冠昏喪祭四大綱而冠禮後附以學義昏禮後附以士相見鄉飲酒於喪祭二禮尤詳大旨以朱子家禮爲主雜採諸儒之說而斷以己意蓋欲權衡於今古之間故於今禮多所糾正於古禮亦多所變通又有春秋鈔十卷孝經注一卷名儒傳八卷名臣傳三十五卷續編五卷循吏傳八卷文集四卷軺車雜錄廣惠編各若干卷（參史傳　四庫全書提要　張廷玉撰墓誌銘　學案小識）

文集

周易傳義合訂凡例

一本義經傳分釋而詳於經略於傳今合經傳文於一處傳以解經傳義明而經旨了然矣

一講易以程傳朱義爲宗二書互有同異今止錄其一同者無容重複異者恐滋歧貳也其或各有發明則仍並錄焉傳義之後間引諸儒論說而附鄙見於其末亦有止錄諸儒語不及傳義者傳義或不如諸儒所論之切當也亦有止陳鄙見者或舊解太繁撮其大要而述之或一知半解於先儒少有發明也若穿鑿以示異窮竊以立名則吾所不敢

一講易遺象言理自王輔嗣始至伊川程子又闡發而歸於正道而後納甲飛伏等術數之學息矣然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從象生也孔子彖象二傳何嘗非言象乎無論雷風山澤以及說卦所舉乾馬坤牛震龍巽雞之類皆象也即卦之剛柔上下爻之應比承乘何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吾不知所謂理者安在矣易道之取類大精粗巨細無所不有即納甲飛伏等術數之學不可謂非易之一端也矧中爻互卦倒震即艮倒巽倒兌厚離厚坎之象皆卦體之顯而易明者乎今釋卦爻一遵程朱德位時及承乘應比往來上下之義間有艱晦難明者並取互卦等象釋之

一八卦除乾坤坎離外實止二卦倒震即艮倒巽倒兌也六十四卦者八其八三十六宮者六其六也四十八卦中四正反大小過中孚頤對易也其屯蒙等二十八宮反易也反易之義先儒言之已備來矣鮮謂之卦綜謬矣又卦卦以此取義而矜爲孔子以後獨得之祕謬之又謬也今除泰否損益顯有反易相因之義其餘槩弗取焉

一程子不取卦變之說謂凡卦皆自乾坤來然合之彖傳畢竟有未盡協今一遵朱子一陰一陽自姤復之說詳見圖義

一宋元以來易圖不下數千於四聖人之精義全無干涉今一槩不錄止以鄙見縷晰朱子篇首各圖之義而圖仍不載

春秋鈔總論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時至春秋大道隱矣聖人周流列國所進說於人主及退而設教與七十子之徒講習而討論者無非闡明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而聖人以爲是皆載之空言也今夫名山大川遊覽所不至考之記載而知某水某邱之勝槩與夫雲霞之蒸蔚變幻鳥獸木石之珍奇光怪心焉慕之而未之信也有繪圖示之者曰此某水某邱之勝也雲霞之蒸蔚變幻鳥獸草木之珍奇光怪也則不啻親履其地矣春秋之作二百四十年之圖畫也言道者曰如此則忠如此則孝如此則不忠不孝而爲天理王法之所不容智者喻而愚者懵焉比讀春秋乃知若而人之甘心不忠不孝如是也若而人之陷於不忠不孝而不自知如是也微惡必懲隱慝必誅天理王法昭然不爽如是也於是善者謹覆轍凜殷鑒不善者如照秦鏡自見其形容自呈其心術儼然刀鋸斧鉞之刺於心而戮於身矣程子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方書所載某方祛寒某方已熱盧扁未敢信其必然也迨用某方投某病而果無不效也斯庸醫知所遵循矣春秋對症施藥方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授也孔子酌而劑之以適於用而二百四十年風魔妖妄之疾霍然起矣

朱子語類云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書之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又曰聖人不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果爾則齊桓晉文之事舊史具在孔子之作不幾多事乎且晉之乘楚之檮杌皆勸

善懲惡之書也何必魯之春秋又曰以日月名字上寓褒貶聖人不解恁地細碎且忽用此說以誅人又用此說以賞人使人求之而莫識其意是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案春秋編年之書雖無事必備載四時至事有以日計者則書日不可以日計則書月不可以月計則書時原無關於是非之義也若書人書爵書名書字則魯史舊文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蓋言史官之愼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春秋舊史典禮昭然非他國可比若忽而書名忽而書字絕無取義信筆記錄雜亂無章即晉乘檮杌未必如是草率也況孔子作春秋以教天下萬世肯任舊文之參差而不爲校正乎蓋以官爵名字寓褒貶乃史官定例聖人據事考義可因者因之不可因者改而正之間有變例或予之奪諡以重其罪或責備賢者而嚴其辭是皆確乎有據無可疑者若義不可通則簡編之誤闕之可耳蓋經文從三傳錄出而三傳所載字句時有參差先儒謂由口授數傳而後不免訛誤今必欲逐字引例委曲以求其同則鑿矣

史家編年記事有綱有目綱斷而目案也事之本末目已詳矣乃酌理原情斷以片言而獄成焉後之讀史者不得於綱而稽其目猶有疑焉則究隱察微更進一解而是非非之精意出矣孔子之所修者綱也目以記事無俟聖人之筆削後人因非孔子所定遂從而佚之目佚而傳作傳即目也左氏詭異浮誇無當於聖人之取義而事之不泯猶賴有此論者謂屬事比辭春秋教也魯桓弒於齊而莊公主齊婚與齊人狩大無麥而築郿告糴于齊而新延廄凡此皆比而觀之而美惡自著何必詳

其事而後見其義乎然與其窮原竟委而後知何如一見瞭然之爲善況有尋究而必不得其故者乎乃謂盡去諸傳而後春秋之義明何其謬也吾謂註春秋須將三傳及前編等書撮其記錄事實者列於逐條之下以補春秋之目然後另講書法以求其義斯聖人之微旨著矣至記言屬辭比事謂學春秋而得其義則能比勘事之是非斷以辭而親切允當非謂讀經者當比事而觀也至前略而後詳此隱而彼著由後遡前卽此推彼凡書皆然況春秋編年記錄隨其月日所有之事而繫之有一事而散見於各年各月者又有數事而相爲本末終始者自必博觀廣覽乃能融會貫通然春秋謹嚴一句一字具有精義如天地之廣大周徧脈絡經緯固自比密苟非逐字逐句體認眞切又安能博觀廣覽融會貫通乎

春秋明天道修人紀撥亂反正辨名定分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惟天子能行之惟聖人能言之周衰王迹熄天子不事其事孔子作春秋言天子之事非事天子之事也論者乃謂孔子以匹夫假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謬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誅之者正其罪也殺人者可殺非士師而殺之是亦殺人也以亂易亂春秋之所禁也然則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權在則誅以斧鉞權不在則誅以言也誅以斧鉞者天子也諸侯奉命討賊可也誅以言者凡能言者皆得而誅之亂臣賊子智巧足以飾非而謝過而言者方攻其隱而誅其心雖幸而苟免於身而一字之誅嚴於身後此亂賊之所以懼也或曰亂臣賊子天理良心滅絕已盡何有於一字之誅而懼而不爲乎曰天理良心如何滅絕得盡亂賊之人未有不諱其爲亂賊者孟子曰邪說

暴行有作邪說者暴行之所自來也桓之弑隱由隱之讓也惠公以桓爲適隱公亦以桓爲適也桓方信羽父之反譖以爲隱將據位而殺適也是以弑也以桓爲適者邪說也又如闔廬之弑王僚曰我王嗣也僚安得立不知僚已儼然君也衛輒之拒父也曰不得父其父卽不得子其子雖子貢之賢猶疑之甚矣邪說之誤人也暴行之作由惑於邪說至陷大惡而不自知又或甘心爲惡而託邪說以自掩邪說不放則大義不著此孔子之所以懼也呂氏曰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聞見而孔子獨懼焉何也手足風痹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頻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人皆風痹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鐵石血氣流注復知疴癢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

春秋知者懼也罪者亦懼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則人心正而庶民興邪慝無由而作猶之倉佗療疾先驅風邪而後鍼石可施至血脉通而元氣復外邪又不待屏而自消矣

黃氏曰春秋教戒之書而非褒貶之書也愚謂褒善貶惡正聖人之所以教戒也善不褒何以教惡不貶何以戒乎然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情有可原雖罪必矜事有可取雖微必錄邵子謂春秋爲聖人之刑書蓋本欽恤爲平允堯舜刑期無刑之意也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法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自昔論春秋者無過此數言之親切蓋五經所言文質也寬猛也是非也酌其宜而準於中以合乎天理人心之公而爲百王不易之法者春秋也故曰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春秋之法專治諸侯諸侯治則天子尊統一而分定上下各得其所而僭竊爭鬬之患息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諸侯受治於天子而天子又受治於天芸芸者皆天產也而大君爲宗子故尊其號曰天王王尊也子親也凡所以繼天立極者無非奉若天道天子之事卽天之事也周衰王迹熄孔子作春秋昭王法明天道也

朱子曰聖人只欲備二百四十年之事若硬說那個字是舊史那個字是聖筆如何驗得愚案文以記事而義卽於是乎見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義於何取於文乎取之也若曰文盡從舊吾不知孔子之所取義又安在也舊史豈盡無當但微顯闡幽當名辨物非聖人不能是故有一字而兼數義者有數事而合爲一義者有逐字取義者有取義在一字者有以實字取義者有以虛字取義在一事而因及他事者有取義不於本文本事者有假之名而諱其實者有嘉其事而恕其情者有著其功並錄其罪者有略其罪而大其功者凡此皆聖人之筆雖游夏不能贊況史官乎一字而兼數義者如鄭伯假許田許田也而可假乎罪公也罪鄭伯也然第曰假耳公非予也鄭非取也暫假焉耳所以寬公之罪寬鄭伯之罪也曷寬乎耳凡假物於人者將以還諸其人也此又聖人開二國遷善之門也數事合爲一義者如文十八年子卒前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後書夫人歸于齊又書季孫行父如齊總以明魯臣之謀廢立子之卒卒於弒也逐字取義者如鄭伯克段于鄢曰鄭伯罪伯也曰克力勝而去之也曰段路人也于鄢操之已蹙也取義在一字者如一國以數國之師以者不以也以人與以於人皆

非也以實字取義者如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天王曰宰何其鄭重也曰惠公仲子微也歸賵之非不待言矣以虛字取義者如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云云曰遂重朝王也而魯侯無君之罪著矣取義一事而因及他事者如春王正月本以編年見尊王敬天之意而繫時於王正之上又寓行夏時之意焉若曰此建子之春乃時王一歲之首月改故時移非帝出乎震之孟春也取義不於本文本事者如桓宣書有年明他年之常歉也假之名而諱其實者如晉文召王而曰王狩以狩爲名諱召也仍其名而書之名之所關者大也嘉其事而恕其情者如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志存乎得國也去疾入而展輿奔展輿弒君之賊也聖人嘉去疾之能討賊而繫以國明去疾之宜有莒也著其功並錄其罪者如楚殺陳夏徵舒嘉討賊也又書楚人入陳貶也功過不相掩也大其功而略其罪者如首止之盟諸侯會王世子近於要君然定世子之功大故不以要君罪齊桓功足以掩過也大抵事之是非昭然共見者只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其有事小而所關者大亦或似是而實非者名字爵秩予奪褒貶之外必抑揚高下其辭使人玩味而得其是非之實直書其事者舊史已明則仍之有辭義未顯者則達之其高下抑揚使人玩味而得其是非者皆聖筆也

學者讀春秋但將隱桓二公時事細細體認確然有見於褒貶予奪之例則二百四十年治亂得失之故與夫聖人筆削之苦衷瞭然在目矣蓋隱桓世遠春秋所紀較他公爲略然壞法亂紀滅倫絕義之事實始於隱而熾於桓如盟蔑盟宿私盟之始也祭伯來私交之始也會戎于潛外交之始也入向入極取牟

婁入國取邑之始也鄭人伐衛諸侯專征伐矣無駭帥師大夫專兵矣考仲子之宮嫡妾紊矣戎伐凡伯天尊地卑之義亡矣瓦屋之盟伯主所由興也宋陳蔡衛會伐諸侯之黨所由分也至於桓而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常經敗蔑幾盡蒙羞忍恥靦然在位者十八年卒喪身於逆姜之手惡莫惡於是醜莫醜於是矣況乎宋督弒君以賄賂而得免鄭突篡位結强鄰以自固王師敗績於鄭天王僅以身免王綱終於不振齊魯宋衛紛紛誓盟朝修好而暮興戎人心世道之壞終春秋之世不過如是而已學者於此考訂詳而體察精全經之微言大義盡在斯矣左氏紀事最詳穀梁取義較切公羊不及二傳然亦有左略而公詳穀泛而公切者此三傳所以並存而不可缺者也胡傳於天理人欲之介辨之極精言之最篤而梳櫛義例直截痛快有

春秋謹嚴之意焉然有時用意太過取義太深又或旁見側出而於本條反多遺漏蓋文定輔成君德挽囘人心之苦衷勤勤懇懇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非若杜林何甯之釋經但取尋章摘句已也

胡傳於征伐會盟聘問無大關係者多不釋其故三傳亦時有缺略蓋當日諸侯强陵弱衆暴寡而寡弱之國又每不度德量力而干犯强大一言以蔽之曰無名之師也至會盟聘問無非趨勢附利朝恩暮怨機械變詐不可端倪文宣以下大夫專政作威作福惟所欲爲又不待求其故而知其悖理滅義爲王法所不容矣凡如此類聖人因舊史以垂戒善無可褒惡不待貶讀者必尋究其所由來以合於褒貶之例亦近於鑿矣

或有問於予曰橫渠張子謂春秋乃仲尼所自作非理明義精

殆未可學若胡文定公可謂理明義精者乎曰是非予所能知也雖然胡傳本之程子公私理欲之介言之洞然他書弗及已予於聖人筆削之旨茫然未有所知惟恪守胡傳閒有辭旨未暢及鄙意所未安者妄陳管窺之見敢以質諸學春秋而理明義精者

儀禮節略凡例

一是書以朱子家禮爲綱旁及晉唐宋明諸禮書其近世儒者論說於禮少有發明輒隨所見採入至折衷聚訟以求適合則必以十七篇爲正鵠焉

一邱文莊儀節敷演明晰閒有舛誤及詳略未通悉爲增損辨正惟祭儀煩多槩置不錄

一杜佑通典豎議明辨他書弗及惜無善本魯魚亥豕多不可句篇中所引未敢意爲更定仍之以俟校正

一自儀禮不列學官習焉而得其解者罕矣是篇引述節略雖片語單辭梳櫛必求其當若附會前人偏執己見則吾未敢

一是書務矯時弊力崇古道然古禮有必不可行近俗有必不可廢斟酌損益頗費研慮曲禮曰禮從宜孔子曰禮之中又有禮焉變而通之觸類而長之又非是書所得盡矣

一是書既逐條辨晰更掇拾先儒時賢語爲餘論餘者正條所未盡也附論則一知半解聊質之當代之學古者議禮云何哉

一士相見鄉飲酒二篇朱子謂何處可行今觀相見禮嚴肅簡易何不可行之有鄉飲酒獻酬煩多聊存大槩而尊讓潔敬之義已具

一喪期服具友人王帶存所述其所未詳更彙輯羣論附以己

意庶讀者無憾焉

一儀禮禮記言喪事幾半而諸家之論亦較他禮爲詳蓋送死大事古人愼之又愼亦辨之又辨也是篇採錄頗眾悉本健庵讀禮通考

一是書原刻三卷今增爲二十卷始事丁酉季夏迄己亥秋而卒業簿書鞅掌日無暇晷篝燈搜閱隨手錄記不復省視舛誤實多所望明禮君子指摘而惠教焉

孝經四本序

漢以來傳孝經者皆顏貞所出今文本朱子刊誤獨據孔壁二十二章豈疑今而信古歟以爲誤皆誤也朱子偶拈其一正之耳元儒吳文正公因刊誤參校古今文從其長者條章理節則於朱子本時有更定予始讀而駭深味而嘆先儒讀書用意之精也爰裒益舊註附以臆見編諸易齋三本後易齋予同年友三本者今文古文刊誤也易齋于經學弘衍邃深折衷允當豈予固陋所能贊一詞顧念學者讀朱子刊誤參以文正之所論定於微言奧旨不無發明是文正周朱子功臣而予一得之見其諸易齋之河海細流歟易齋將計偕過予別出所校經史性理諸書示予孝經三本其一也

歷代名儒傳序

盡天下之人別其業而命之士農工賈四者而已而士獨以儒稱重之也亦責之也戰國異端蜂起其最甚者爲楊墨挾其爲我兼愛之說以誣民而與儒抗顧其爲術淺陋入人不深孟子辭而闢之二家之患亡矣漢初學者惑於黃老之術儒道大衰迨後佛教興其所論著較老氏之恍惚杳冥爲尤甚而信從者

益眾韓子曰古之民四今之民六古之教一今之教三吾謂天下之人不歸老卽歸釋二氏之學偏天下而儒教幾乎息是教二而民五農也工商也緇流衲子也無所謂士然非佛老之過儒者之過也今聖天子崇儒重道超軼漢唐嘗謂朕所重者大儒眞儒所惡者小儒僞儒也覺世牖民之盛心至矣盡矣孔子訓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卽此意也彼佛老方張大其說以爲彌天蓋地而莫能外又竭力殫心以工其術而儒者以其小且僞者當之有不退然沮喪者乎吾思大儒眞儒一也而小與僞有別焉聖人與天地相似惟其公而已彼小忠小信小廉小謹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皆挾私用智之爲害也然小也非僞也一涉于僞則無所不至矣是故有儒而阿諛取容者公孫弘張禹是也有儒而依權附勢者馬融王肅也有儒而毀禮滅義者王弼何晏也若夫不逞之徒以邀名市利之心假託仁義道德之說以惑人聽聞久之而一倡百和別戶分門同者黨之異者伐之甚而恣其橫議變亂黑白犬吠梟鳴無所不至猶自號于人曰吾儒也何怪乎學者以儒爲汙而相率入于二氏乎漳浦蔡聞之先生嘗與余言儒之雜揉謬亂痛心切齒余曰堯舜在上黜邪崇正千載一時顧欲盡去雜揉謬亂之穢習莫如表彰先賢使學者知儒術之有眞而浮僞者不得而託庶少贊一道同風之聖化于萬一於是倣大全編次諸儒之例錄漢至元儒者凡若干各訂其本傳彙爲一編曰名儒傳書成有難者曰何休之黜周王魯文中子之僭經惡乎取之曰過不掩功也小戴以貪去官劉向以獻書進不錄可也曰聖之去官忤何武也或曰九江太守德也非聖也向父得鴻寶祕書於淮南向

欲不獻而不敢非以干進也始于漢而終于元者何漢儒拾殘
經于灰燼之餘有功于道術不小晉唐如范甯孔穎達之徒類
能發明經義以輔翼聖教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直接鄒魯之
傳前乎此者開其先後乎此者皆紹其緒者也明儒未有史傳
故弗錄也傳以名儒稱何也猶言純儒眞儒君子儒也學術邪
正之分途名與實而已無所爲而爲者君子有所爲而爲者
小人也學者誠能體察于身心之間存理遏欲進進不已則聖
人可學而至何有于名儒乎所貴乎儒者爲其學而至于聖人
也明乎此而章甫縫掖之士能不顧名思義乎

歷代名臣傳序

名臣傳始漢留侯迄元董搏霄凡二百有奇或曰人才莫盛於
虞周五臣十亂盡之矣夏禹啟閒類皆先代之臣殷伊尹仲虺
伊陟臣扈巫咸甘盤傳說外他無聞焉今編名臣若干毋乃濫
乎曰必如皐夔伊傅周召而後謂之名臣則得與斯選者幾何
且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集中所載皆上法古人而卓自樹立者
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有大人者有天民者如汲長孺魏文
貞者非所謂社稷臣乎漢之武侯唐之宣公宋之韓范司馬第
其品在天民大人之閒歟或謂武侯宣公韓范司馬之有功聖
道者不少何以不列於名儒曰天生聖賢以爲天下未有功名
不本於道德亦未有道德而不發爲功名者不幸而著書育才
以守先待後非得已也程朱之不爲名臣有以夫是故有堯舜
而後有五臣有文王武王而後有十亂漢唐以下遭際不同聲
績亦異總其要歸多由元首我皇上嘗訓廷臣謂非皐夔稷契
成堯舜堯舜實成皐夔稷契吾君臣其交勉之恭繹聖言夙夜

警惕自念遭遇聖明不能感發刻勵附日月之末光垂榮施於無窮可謂上負吾君下負所學矣爰錄名臣都爲一編審其所值之時所行之事所守之節所建之業或俊偉光明恒行已志或委婉曲折務達其心之所誠然而後已雖不能與皋夔伊傅周召等量而齊觀要從此日以尚友千載高山景行其長人神識志氣者豈少哉夫求珠者必于淵求玉者必于山適伯樂之廄者繼離綠駬惟駕所適願覽斯集者各取法于上而設身處地參觀效法以自奮于堯舜之世書曰汝翼汝爲汝明汝聽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行將旦暮遇之矣

歷代循吏傳序

傳曰循吏仍史目也吏者涖也爲天子涖此民也自牧伯監尹下逮一州一邑之長統謂之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而天下治矣顧必如何而後爲得人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强幹四者盡之矣而史傳不以四者名吏而標其目曰循循之爲言良也舍四者無所謂良而卒不得謂之廉吏才吏慈惠强幹吏者然則所云循良者可會而知矣論語記仲弓子夏諸賢之爲宰嘗問政於孔子而其爲政無可考子賤子游以鳴琴弦歌傳其他亦未有聞焉漢史稱龔黃卓魯之治郡多異績吾不知其爲政於聖門諸賢何如也宋張觀自謂守官以來惟持勤謹和緩四字又云世間何事不從忙後錯過蓋爲其事而輒計其效則躁銳者退必速郎幸而有成而急遽苟且終遺後日之悔彼悃幅無華之吏循守繩墨而程能效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況煦育涵濡以養以敎事不煩而民亨和平之福此王道之所以悠而久也循良之目其謂是歟顧吾猶有慮焉庸庸者自託於簡易鎮

靜以文其迂拙固卑卑不足道其或慕古人之雅化而優遊無爲卽使子賤鳴琴而理而怨咨愁苦之聲不息雖日奏南風之曲能使阜財解慍乎有恆產而後有恆心假而終歲不飽而欲使家弦戶誦吾知子游有所不能也我皇上念切民依勤求吏治嘗謂司民牧者存一沽名市譽之念將有廉而矯激寬而姑息者矣朕非教人以不廉且不可而況於不廉乎非教人以不寬寬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惟中道而行實政實心上爲國而下爲民莫善於是大哉聖謨無以復加矣蓋中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心施之於政事卽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商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之謂也由乎此則處爲顏孟周程出爲皋夔稷契悖乎此雖一郡一邑可得而治乎今傳循吏若干其所爲治雖未必盡有合於聖訓而優遊無爲與矯激姑息以立異者槩不錄焉讀者循覽體察庶於吏治或有少補歟

文集

太極圖說解

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筮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可退則進六進而爲七七少陽也圖極所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卽筮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靜極者二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書不言四象八卦義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卽四象八卦乎曰四象八卦乃兩儀

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離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故也五者之氣彌綸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名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洽而無間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氣含乎理內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細縕分之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一而已矣一故妙妙故凝凝則生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言乎其質則五行生成於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焉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先立乎其大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智禮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陂之地則腳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要皆

本於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聖人主靜而性以定定則動靜隨時而因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者至也道理至此盡頭更無去處故推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極生也自氣言爲陰陽自質言爲剛柔自人心而言爲仁義動極者純陽也動極而靜乾卦所謂用九陽而陰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動坤卦所謂用六陰而陽地極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吉凶與民同患仁而義人極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對待之體也曰陰與陽剛與柔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云者自此及彼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謂一神兩化也原始反終無終無始者精氣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成輔相君子脩德以趨吉避凶孰有外於是乎

張子全書序

歲己丑予奉命巡學陝右蒞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張子廟雖車服禮器鮮有存者然登其堂不覺斂容屏息肅然起敬焉既而博士繩武示予橫渠全集且曰是書多錯簡欲重刻未逮也子自幼讀西銘正蒙雖未窺見奧蘊然每一展卷輒胸臆爽豁既得讀全書益有鼓舞不盡之致焉大抵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必身體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集中經學理窟諸篇于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實有可見之施行薛思菴曰張子以禮爲教不言理而言禮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腳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即約禮復禮的傳也西銘言仁大而非夸蓋太極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體虛而微用弘而實焉正蒙論天地太和絪縕風雨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即器即道皆前

人之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史稱橫渠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與諸生言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爲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學者大蔽也又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卓哉張子其諸光輝而近于化者歟若其所從入則循循下學正蒙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息有養瞬有存數語盡之矣是故學張子之學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晰其理者予也不敏何足以言學然竊喜讀張子書而有鼓舞不盡之致用校正而梓之以成博士志焉

與王遜功論氣質之性

論性而言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爲情才則效能於性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用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乃天命之性之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姑息非能愛也而不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謂非義善反之則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集中有云孟子所謂才卽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無疑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豈得謂非其罪乎況孟子既以性驗情而斷其爲善若以才爲氣質則當云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處見相近亦正從善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顧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相近處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

如分途各出一上一下上者逾上下者逾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無算者其源頭總從一路上來若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中無幾即剛惡柔惡亦未至於甚遠迨習焉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一往莫返不但惡者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鹵莽都由仁義而起非仁無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者善之惡也知惡爲善之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

冠者見

見卽拜也未有往見而不拜者故不言拜而言見不然冠時兄弟具在烏用見爲或曰拜兄宜也弟可言拜乎曰兄弟云者就所見之諸昆言之凡一從再從者俱統之以兄弟云故後入見者兄與冠者互拜也冠者答拜則兄受而無辭答者謝也謝兄之與爲禮也卑幼見尊長率由是至北面拜母非送脯也而適當執脯故就脯言之意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跪奠脯再拜興執脯進於母母使人受子又拜母亦起而拜有似乎拜受拜送者然取脯而進之母者告冠也母受脯而拜者知子已冠而禮之也母又拜者禮婦人俠拜非子既拜而母又拜之也考周禮九拜曰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凶奇褒肅稽首者頭至地而留也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頓頭俱至地稽則留地稍久頓至地卽舉若以首叩物也空首拜頭至手書所謂拜手也振動者戰栗變動書曰王動色變是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

稽顙期以下拜是也別於三年之喪故曰吉凶拜稽顙而後拜
斬衰拜也奇讀基與褒對一拜也褒報也謂再拜也肅俯下手
也九拜稽顙最重空首輕肅尤輕冠禮所謂母拜肅拜也冠者
見於母母起立而與爲禮也古人席地而坐有所敬則伸腰而
起兩膝拓席拜則俯下手頭不至地樂府所謂伸腰再拜跪是
也今不地坐但起立曲身又手引下前裾沾地而已見於姑姊
如見母注云如見母者亦北面亦使拜竊意見姑姊不當北面
且母拜受冠者拜送就脯言之見姑姊則無所謂受與送也姑
雖尊不得比於母姊則猶乎兄也不但見姑姊不如見母即見
姊亦不得同乎見姑禮經謂姑姊之俠拜如母非冠者見姑姊
如見母也又禮無見父之文豈有見於兄弟見於姑姊見於鄉
先生而獨不見其父者乎若云父主冠故不見則兄弟具在又
何以見也禮已孤而冠者掃地祭禰而後見於伯叔父豈父存
而反不見乎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今終冠無父一辭可
知禮經殘闕非復周公之書矣

笄禮

儀禮女子十有五年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
婦人執其禮燕則鬠首注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謂未許
嫁而笄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也疏既未許嫁
雖已笄猶以少者處之故既笄之後復去笄而分髮爲髻紛也
予謂所貴乎賓者謂老成典型堪爲小子師耳故戒賓辭曰願
吾子之教之也願吾子之終教之也不然正纚加冠一僕隸任
之有餘烏有賓爲女之笄猶男之冠也許嫁而笄與未許嫁笄
均笄也婦之賢而習禮者求之姻親中恐不易得今以家之諸

婦執其禮能必其賢而習禮乎將不擇而使之乎不待嫁而笄者欲早責以成人之道也而苟簡若是是不以禮教也何如不笄且與其使諸婦也何如母自爲加笄母爲主而賓以女父不與焉非未許嫁不戒賓之謂也燕則髽首者謂笄後有事則笄燕則卸之若云已笄猶以少者處之則何不待許嫁而笄乎今俗親迎有期而後冠笄似乎可從蓋婦人外成未嫁尚可少寬其責也

納采問名納書納吉

儀禮賓至納采致命出擯者出請事賓入問名是納采問名一使一時事也納采者以男名進而告之女氏使采擇也辭曰惠貺室某某者男名也然女擇男亦擇女故問名而主人曰以備數而擇之或曰既以媒妁通言而許之矣夫何擇焉曰擇者擇吉凶也婚姻大事雖年相若德相稱人事本無可擇猶必待命於鬼神曰然則女氏亦卜筮乎曰在古有之懿氏卜妻敬仲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是也士禮無之謂男之吉卽女之吉也故納采致命女氏無答辭納吉乃曰子有吉某與在某不敢辭疏曰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吉可知故曰與其卜筮者爲男擇女亦爲女擇男也納吉則擇定而婚禮可成矣故從而納徵徵者証也成也束帛儷皮假物爲証以成其婚姻也故納徵又云納幣曰前此不嘗以雁往乎曰雁非聘物乃賓贊也贊必以雁者取不再匹之義士贊應用雉今用雁爲婚姻也故禮云下達用雁無貴賤一也曰納采問名一時事也何以再用贊曰重婚姻也且納采問名兩事也然則卜筮不吉將奈何曰不吉則男氏以所卜筮告之女氏女氏將曰某之子不教今卜筮不從敢

辭此所謂采也曰周官婚禮必先問年月日而後及乎名儀禮
問名不問生年日何也曰爲卜筮也卜筮必以男女名告鬼神
名者別也子非一子女非一女故男名待告女名待問若生年
月日媒氏已通言而知之矣禮辭曰敢請女爲誰氏疏謂不敢
必其爲主人子故問之不知納采已云某之子矣何問焉又曰
問所出之母也取其女而問其母亦屬無謂詩曰伸氏任只氏
卽名也誰何也問女何名也然則禮何以無答詞曰婦嫁則稱
氏女子不以名行故不以名面告使者意必書而致之也

廟見

禮婦入三月而廟見解者曰歷三月而婦無可去之行而後廟
見而成婦若然則廟見矣雖有可去之事將不去乎若猶去也
何取乎三月而後見也父母之於子婦祖父母之於孫婦未有
不欣喜愛憐相見依依而不忍捨者死猶生也若必遲之三月
而後見此三月中祖父母父母有知悅乎否乎子心安乎不安
乎冠禮既冠掃地祭禰而後見於伯叔父昏禮何獨不然婦入
三月之內見於宗黨親戚者遍矣壻見外舅外母矣而獨靳廟
中之一拜事死如生之道顧如是乎朱子家禮改三月爲三日
程子議以婚之明日是皆以意斷而於禮制終有未洽也夫必
明日三日而後見者豈非以未同牢合巹尙不爲婦乎自母以
女授壻御輪三周而來已不爲女而爲婦矣春秋於文公宣公
成公夫人之至皆稱婦蓋婦者有姑之詞也何待同牢合巹而
後爲婦乎鄭忽昏於陳先配後祖緘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
矣緘子之意謂不祖而配無異野合而猶以婦見若未配者然
是誣罔其祖也或曰緘子所謂祖告親迎也信如斯說既以親

迎告矣迎至而不見何如不告乎昏禮納采納徵皆告而往歸而復以告何獨親迎不然乎春秋於婦入書至至者以至告諸廟也哀姜不書至而書入傳曰不至者不可以見宗廟也此至日廟見之明証也議禮不衷於春秋而遷就附會乎漢儒之說未見其有當矣記曰三月祭行祭行卽廟見也不曰祭而曰見者前以新婦見至是以主婦見也必三月者鄭注謂三月天道一變乃可以事神且三月之內人事紛錯不誠不敬必三月而後可齋戒潔蠲以祭也又曰擇日祭於禰者猶父母存者旣以棗栗段脩見又饋特豚於室故不嫌數也凡此皆爲冢婦言也若衆婦至日一見已耳三月祭行奠菜於四親也擇日祭禰則不及其祖矣或曰婦至次日乃以禮見舅姑廟見何必不於明日三日乎曰見舅姑之必於次日猶廟見之必於至日也禮緣義起各適其宜而爲之制而禮得矣

同姓不婚

律禁同姓爲婚分別問罪離異禮云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曰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家語曰同姓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今世古道不講同姓爲婚者士夫家時復有之獨吾江西則村野田夫奴隸下賤亦知其不可吾謂禮失而求諸野其必於吾鄉乎友人王帶存嘗云姓氏有分別同出一祖者爲異姓而或同氏鄭夾漈謂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一祖者爲同姓而或異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愚意出同一祖者如魯出周公晉出叔虞是也同祖而異氏者魯之孟季晉之欒郤是也異姓同

氏者其氏偶同非眞同氏如晉有欒齊亦有欒魯有季楚亦有季氏是也自宗法廢人有不知五屬之親者何從別其爲姓爲氏之異今有季人欒人於此考其果爲魯爲楚爲晉爲齊耶吾家之比鄰有魯氏者本葉姓其女子出嫁稱葉愼婚姻也然不婚葉并不婚魯謂夫魯本出葉而他魯之是葉非葉不可知也三代以後有賜姓無分氏今人卽氏卽姓雖有好古者不能以無徵之言爲之辨晰源流不如據見在同姓不婚之爲確也

曾子問

曾子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伯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敢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按男女婚姻時爲大禮次之摽梅之迨吉畏强暴也綢繆之詩曰見此良人見此粲者若謂不圖今夕得見出望外也以是知愆期之患匪輕矣況室家嗣續所關綦重年三十二十矣父母之心能無汲汲乎又或親老待養井臼之供不可缺女父母老且死無期功之親可依必待婚姻於三年之後豈徒情有未安勢亦有所不可不寧惟是天時人事常出意外假而烽煙乍起饑饉荐臻轉徙流離之不免相待也不相負乎壻之辭爲女計女之辭爲壻計也古人之厚道也或曰納幣矣因喪而易之貞婦義夫當不其然曰同牢而後成妻廟見而後成婦未親迎尙未爲夫婦何不貞不義之有乎女子已嫁爲其父母降服期既爲人婦不得而子之也若在室

則服斬衰猶然子耳知禮君子忍以己喪累人子乎曰果爾何以許而不嫁既不嫁又何以許爲曰不嫁者禮之常也苟有故如所謂女無依男不能待烽煙饑饉之出於意外則竟嫁矣許諾者不敢必三年中之必無故也幸而無故不敢遽嫁此女氏之自處以禮也男與女各盡其道於此見古人之厚禮意之周焉曰女不敢嫁壻何爲而不取曰致命而諾矣又從而取之何以處夫有故而嫁者曰請而取於義無害乎曰始而謝之禮也女氏再請則復行納幣禮如新議婚誰曰不宜待而弗嫁者經常不易之道有故而輒嫁者權也苟非有故斷不得假愆期之說而別嫁別取故曰諾而不敢嫁禮也又曰請而弗取而後嫁禮也語意最斟酌無弊或曰末俗有喪中嫁取者亦皆不得已而爲之乎曰制禮之意正謂喪中嫁取人子之所必不忍不得已忌寧致命而辭女氏不得已寧別嫁所以全人子之至性而防後世隱忍遷就之弊爲萬世名教計至矣曾子之問孔子之答非爲婚姻言之也

變禮

曾子問曰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婚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黃叔暘曰親迎未至猶未成婚也舅姑與廟猶未見也齊衰大功之喪視舅姑與廟孰爲輕重豈有舍成婚見舅姑與廟之重而遂改服卽位以哭其輕喪者乎且除喪不復婚則將苟合已乎終廢見舅姑與廟見之禮乎愚按合室衰麻哭踊而壻與婦盛服成婚苟有人心奚忍出此改服卽位天理人情之正

也至除喪不復婚禮所謂禮者注云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古者廟見於三月之後若除喪而婚婚之日卽廟見無待三月況婦入門雖未成婚無不見舅姑之理舅猶可也寔有期年九月之久婦姑隔絕不相見者乎既相見矣能不一拜再拜乎意既殯喪事稍就以深衣見舅姑除喪合巹不事陳設贊拜注言飲食之道正謂陳設贊拜之儀非謂同牢之禮盡可廢也

追服辨

禮經及先儒論追服之制詳矣然事境之變遷無定有非禮文所能盡者試約舉數端言之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或曰聞喪在五月之外則不服五月之內則服其殘月或云旣稅則當全服吾謂小功之別於大功者一閒耳苟念骨肉之親聞喪能不悲哀乎孔子曰戚容稱其服悲哀矣而不爲之服可乎豈惟小功卽緦麻之親亦骨肉也不稅可乎且使此小功緦麻之親別無主後其葬其祭身爲之主不服其服可乎喪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則父稅喪己則否注謂子生於外者也不稅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夫綱常倫紀之地不可以恩之厚薄論至尊至親如祖父母而以不及見而等之路人於心安乎然則有生於祖父母旣卒之後者在期年之外固無稅服之制若卒後未周而生將必服此未周之月乎曰除未生之月所服月數或多或寡成何服制且服未周之月是降殺其祖喪也何如不稅之無害於禮乎然有不可概論者假而父沒子隨母歸母追服三年而孫承祖重拜賓主祭可晏然食稻衣錦乎又有父在爲祖期已除而父歿者適孫

承重斬衰三年不待言矣然期後父沒之前此數月中未嘗持服稅乎不稅乎或父亡祖在而曾祖沒三月五月之外祖又亡則祖之適孫卽曾祖之適曾孫以三月易三年非若期與再期之相去未遠也不知練祥禫以死之日計月抑以承重之日爲始乎曰承重者承喪祭之重也祭之重終其身喪則再期而止父祖存日變除無缺固不待追且已服三月期年非若外出者之始聞喪而情有不容已也又苟伯子與何承天論亡未周而立後者曰出後晚異於聞喪晚而稅服應以亡月爲周難者曰假令甲死已再期弟乙攜二子遠歸始聞喪以長子丙後甲丙弟丁爲伯父追服期丙以出後之故反緦縞旬日而除深淺舛錯不是過也苟伯子曰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將卽吉矣而來繼之子門庭凶素此婦女無由避此凶居刖卜吉宅又不可使婦女歌於內而嗣子哭於外以此知追服亦未爲便不若待服除出後爲當予思喪無無主已議立後刻不容緩若待卽吉何如不立且萬一服未除而母又死將奈何此事理之必不可者也婦女雖已除喪所天不復縞素縈居何有於吉假使親子遠出父卒數年而歸將以不便於母竟不制服耶以義斷之先服本服未及期先五月九月而出後者以亡月爲周本服已除或本無服自當以出後日爲始追服三年抑更有說焉世有既歿十年數十年始爲立後者日月已遙哀思不至稅服則文不稱情不稅則此出後之子於所生父母既降爲期而於所後又不得伸一日之服得毋有難爲情者乎曰爲人後者受祖宗之重非專爲所後父母也男子之出後猶女子之出嫁豈有新婦而爲久沒之舅姑追服者乎凡此數者倉卒不無疑義然度理度情

自有一定之則但行其心之所安而禮得矣獨是自宗子法廢而族無統紀仕宦商賈家居之日少而貧窮失業之人又遷徙無常五服之喪有不相聞者矣如韓退之所云不稅小功而憂形於色者有幾人乎是故非知之難而行之難也

喪具

檀弓曰喪具君子恥具具也而恥乎哉注曰辟不懷也然則何不曰不忍具具豫也備也惟豫故備也無論限於分屈於財而不得備不能備卽此沾沾求備之心若曰如是而可無憾君子以爲存一如是而無憾之心則其爲哀已淺也物以表哀哀不足而物是務具物也具文也施之他人他事且不可親死之謂何而忍出此尙得謂有心人乎此則君子之所爲恥也顧人非甚不肖誰不知哀其親其忘之者有移之者也夫孰有重於親者而使得移之則亦未嘗返而求之心焉耳朱子語類或謂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也豈待抑勒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子謂一思字曲盡孝子深情思慕也生而愛死而哀均慕也帝舜大孝只是終身慕父母少艾妻子利祿舉無足以奪此心者斯之謂不忘其親沒而哀亦猶是也今友朋相與忽而生死睽違雖日月已遙回想生平笑語不禁泣下矧人子抱終天之痛乎入戶而思所歷也登堂而思所作也居處思所安也飲食思所嗜也出無所告而思反無所面而思也無所省無所定而思無閒乎晨夕也無時無事而不思斯無時無事而不哀矣阮籍初聞母喪留客圍碁決賭飲酒旣醉嘔血數升哀毀骨立彼獨非人情乎

始則制其思而哀弗動繼乃不能已於思而哀劇矣忘哀者人子之通病思則治病之要藥歟吾願爲人子者生事死哀念念不忘父母毋徒習爲具文已也

停柩

停柩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近世士大夫家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數柩不舉者詰其所以則有三焉一曰家貧不能葬孔子不云乎苟無矣斂乎足形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葬之需儉於斂殯未聞有家貧而委其親不斂不殯者亦既斂而殯矣何獨至於葬而難之一曰不得葬地古者按圖族葬未沒而葬地已定夫何擇焉孝經言卜地卜也非相也風水之不足信昔人言之詳矣一曰時日不利三月而葬禮也老聃黨巷之葬日食而返鄭葬簡公毀當路之室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日擇時之明証也竊意不葬之患有四古者塗殯以防火也今中堂三月尚須慎防況可久淹乎若厝之荒野無人之處保無意外之虞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木性受風則裂膠漆乾久而脫甚至蛀嚙腐朽至於檢骨易棺子心其何以安此不可者二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人有金銀寶貴之物囊之篋之又從而緘縢扃鐍之未已也必藏之密室或深埋土中而後乃無患殯而不葬是猶緘寶物而置之道路也人子之愛親曾不如物乎始死而襲而斂而棺而椁凡爲葬計也衣衾覆尸棺覆衣衾椁覆棺統而覆之於土而後其藏也密而固今棺而不葬何異不棺不斂乎與其不葬也毋寧葬而裸此其不可者三也禮既葬而虞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虞以安之也不葬矣又何虞焉不虞則卒哭祔俱無所用之不知停柩不葬者將不虞乎

不卒哭乎祔乎不祔乎祥而禫乎否乎服不除不祭禮也將蒸嘗之祀可終廢乎葬而後有虞主祥而後有練主主附廟則遷其當祧之祖而改承祀之名既不葬矣將終不遷乎此其不可者四也張文宗齊家寶要云今國律雖有停柩之禁卒無舉行者若禮官援禮棺未葬不除服之文而申暴露之罰特請於朝著爲令甲凡服除未葬者仕宦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補官呈詞必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於某處某年月日除服仍取宗族鄰右及墓地人等結狀方准補官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葬論罪連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宗族鄰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旨哉斯言有心世道者其毋忽諸

返虞

按禮注骨肉歸於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徬皇三祭以安之此語非精於禮者不能道蓋葬矣亡矣魂氣之徬皇不可見以孝子之心之徬皇想見死者魂氣之徬皇此時悲愴瞀眩莫知所據先王知其然爲制卒葬之祭而名之曰虞虞者疑也危也於彼乎於此乎無不之而無之也危也虞之者安之也何以安之立之主而主之也主之斯安之矣非必神之果主於是而孝子之精誠主之則死者之魂氣亦遂主之矣虞祭之設所以致孝子之精誠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葬矣亡矣得如生時之依依膝下乎而謂不忍離乎離之象恍兮惚兮若遠也若近也離矣不可即矣虞所以即之也離而即之危而安之此其情爲何如而能一日已乎虞爲祭之始自此而祔而奠而祥禫而蒸嘗禘祫凡所爲烝嵩悽愴儼見愾聞者皆虞之意也

敖氏謂柔日曰用其非葬日矣祝云夙興夜處與葬日不同明矣此不惟不識孝子皇皇汲汲之深情卽禮文亦未甚解凡祭俱用柔日所不待言此云柔日者以別於三虞之用剛日耳葬日卽柔日也夙興夜處謂孝子之心刻不卽安所謂徬皇是也豈越日之謂歟日中虞者虞必於葬日內不拘早暮但葬畢卽虞非大事用日中之謂故下文緊接葬日云云古葬不擇時必以朝未有朝葬而暮不畢者若待盈坎成墳一日未能卒事尙當虞於葬處禮反哭而虞亦就葬日言之若出家經宿以上必待返哭古人有廬於墓者豈竟不虞耶周公太公葬於周必返齊魯而虞耶愚謂路遠初虞再虞於所館行禮儀節不妨少省三虞待返哭可耳孔子善備人之葬曰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乎孔子不言速返之非第曰小子識之蓋如疑者迫欲返而如疑也以迫欲返虞之情當寗宻未卒之頃若或驅之又若或繫之此孝子之所爲踧踖躊躇也藉非迫欲反虞則亦可以從容暇豫熟視成墳何如疑之有

嫂叔無服說

古者嫂叔無服唐人定制爲小功於情得矣然終不得議古人無服之非大傳言服術曰親親親曰尊尊嫂叔異姓無親親之誼同列無尊卑之分近在家庭禮刖嫌疑至當不易之論也若云嫂叔何嫌則授受不親不相通問之禮不幾贅歟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然則嫂叔之恩誼固有不可槩論者如韓退之少孤育於嫂加等可也禮不立服亦猶弟子之於師歟獨是家庭之內誼無厚薄較厚薄於嫂叔亦將較厚薄於昆弟乎以爲待我厚也而厚之假而待我薄

也亦遂薄之乎記曰嫂叔之無服推而遠之也凡事引之使近則順而漸歸於自然推之使遠則逆而不可以終日人情大抵然也今曰遠之是本近而推之使遠其所爲推之者亦大費隱忍矣有如嫂之喪父母爲大功妻小功子期而已獨晏然於心安乎推之者推其所不安也自制禮之始人各懷一推之念以及於唐遂有久抑而不容不伸卽欲推之而不可得者此亦必然之勢也制禮者逆知後世必有增爲之制者姑缺其儀以示別嫌明微之義而聽後人之改制以遂其不容已之情蓋幾經審愼而出之非苟焉而已也至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後儒杜撰非古禮文也婦爲夫之姑姊妹在室服小功是降服二等矣豈於夫之兄弟獨降一等乎

立後

李孝述適長兄已取無子而沒孝述求從兄襁褓之子爲之後朱子與論主喪承重及題主之名甚悉大抵謂嗣子幼孝述主喪祭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予思喪有無後無無主無後而爲之主者攝也喪主可攝安用立後爲且自宗法廢凡所謂宗子者皆小宗也小宗無爲後之制孝述不忍其兄之無後而求從兄子立之旣立則儼然宗子之後矣後宗子者非獨後宗子後宗子之父之高曾祖也後宗子父必宗子同父弟之子亡則從兄弟子亡則再從三從子謂夫猶是宗子之曾祖祖出也孝述立再從子爲兄後他日孝述有子反不得祀其祖若曾恐亡者之心未卽安也且幸而有從兄子假令再從三從均無可立將親盡無服者亦立之乎禮云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此爲大宗言之也爲大宗後者必同大宗之子

況小宗而可越親及疏乎且凡汲汲於立後者爲主喪祭也今所立之子方在襁褓而孝述攝主喪祭立而攝與不立而攝均攝也卽宗廟之祭必俟此子稍長而後能主其禮與其攝而待嗣子之長何如攝而待己有子而後立耶如孝述所爲近於非禮之禮不知朱子何以不爲辨正也

異姓爲後

禮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史稱賈充亂紀春秋譏莒人滅鄫甚言異姓之不可爲後也魏時有四孤之說謂遇兵飢有賣子者一也有棄溝壑者二也有生而父母亡無緦麻親其死必然者三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四也田瓊曰絕祀而後他人固屬非禮然此四孤非故廢其宗祀乃是必死之人他人收以養活所謂恩踰父母者也其家若絕祀可四時祀之於門外王脩儀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愚謂生與養固兩不可負惟是天屬之親死生一氣不可强也苟所養之家無後則送死服闋而後歸宗世世祀之別室恩與義兩得之矣

附錄

乾隆四十四年高宗追念先生清操宿學御製懷舊詩稱爲可亭朱先生詩曰皇考遴朝臣授業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朱及張嵇設席懋勤殿命行拜師禮其三時去來可亭則恆矣時已熟經文每爲闡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恆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先生抱病深命輿親往視

未肯竟掩紳迎謁仍鞠躬始終弗踰敬啟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史傳

先生湛深經術尤邃於禮酌古今之宜期可躬行家居時嘗刻三禮及前儒議禮書爲家儀三卷撫浙時著儀禮節略三十卷以爲浙人程式又增定禮記纂言周禮註解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温公家範顏氏家訓等書墓志銘

先生與蔡聞之宗伯同輯歷代名儒名臣循吏三傳皆本諸舊史而詞之游者刪之義之疑者缺之其嘉言懿行見於他書者採而益之安溪李世卿侯南城張百川南靖張季良漳浦藍玉霖爲之草創先生與蔡公討論折衷總其成文集史傳三編總序

高安交游

蔡先生世遠別爲梁村學案

方先生苞別爲望溪學案

楊先生名時別爲凝齋學案

程先生廷祚別見習齋學案

王先生承烈別見梁村學案

吳先生隆元

吳隆元字炳儀號易齋歸安人康熙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山東齊河知縣有政聲雍正元年召見授主事歷官太常寺卿兩校鄉會試督學江南稱得士先生篤志經學尤邃於易著易宮三十八卷大旨取來知德之說以不反對之卦爲錯反對之卦爲綜錯者一卦自爲一宮綜者兩卦合爲一宮上經三十卦不反對者二合之亦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不反對者二合之亦十八卦總二篇分配之數適符邵子三十六宮之義故以名書

又讀易管窺五卷又孝經三本管窺一卷大旨以古文爲是蓋以朱子刊誤用古文本云參四庫全書　湖州府志

儀禮節略序

子朱子於乾道五年著家禮而自序之曰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書始成爲人竊去不及再加考訂晚更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編爲經傳通解勉齋黃氏續成之其書惟章句是正使學者知有古禮而其宜於今與否固未嘗有所論斷也蓋朱子于儀禮家禮皆有望於後人之損益折衷故疾革時命門人參酌儀禮書儀而行其意可見而要其定禮之大旨則不越乎家禮之序之所云而已矣今大中丞朱可亭先生撫浙之明年刊其所著儀禮節略二十卷行世蓋合朱子二書而折其衷者

隆元受而讀之既深服公用力之勤而又曉然于公所以化民成俗之道也昔者曾子有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之言儉與禮相提並論而各有所宜後人泥于其說遂謂禮所以救儉非所以止奢是大不然夫春秋時之所謂奢者本有是禮而以下僭上如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之類是也故君子矯之以儉恥盈禮焉若今之習俗則本無是禮而妄爲奢靡行之既久習爲固然司風教之柄者但以儉示之不足以厭服其心惟斟酌古今定爲程式如射者之有的然後奢靡之習不令而自止在易節之大象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此示儉示禮合而用之之道也公既勵羔羊素絲之風而又頒布是書訓于蒙士其權衡諸禮皆與朱子略浮文務本實之意脗合寓示儉于示禮之中所以化民成俗者至矣隆元與公有蘭譜之雅而於分爲州民讀

公之書被公之教將與鄉黨有志之士共卒業焉故爲之推論其大旨如此非敢言序也

任先生瑗

任瑗字恕庵號東澗江蘇山陽人年十八棄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嘆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其爲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又以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辯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少卽有志經世父宗延官延平知府曾佐平順昌寇在里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方略載於遺書素爲高安朱文端公所知乾隆初舉博學鴻詞科應徵至都文端已薨廷試報罷遂不復出隱居著述以老乾隆三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論語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辯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稾五卷六有軒存稾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拙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鈔二卷蠻林一卷纂注朱子文類一百餘卷大學困知錄周易筆解各若干卷

清儒學案卷四十九終

清儒學案卷五十

天津徐世昌

位山學案

位山力學窮經老而彌篤其治禹貢竹書於胡孫兩家有所補正號爲精密皖中學者於江戴未興之前言考據者推位山焉述位山學案

徐先生文靖

徐文靖字位山號禺尊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丙辰薦試鴻博辛未又薦舉經學壬申會試後以年老特授翰林院檢討尋假歸卒年九十餘先生貫串經史擇善而從不墨守先儒亦不妄加排詆著禹貢會箋十二卷因胡氏渭禹貢錐指所已言更推尋所未至首列禹貢山水總目以水經所載爲主附論於

下次爲圖十有八各係以說書中皆先引蔡傳而博據羣書斷以己意辨證之文較雖指益爲精密又著周易拾遺十四卷大旨宗程子易傳而於漢唐諸家亦多發明又著竹書紀年統箋十二卷作於孫之騄考定竹書以後本沈約舊注爲之引證推闡凡考正地理訂明世系視之騄書爲詳又著山河兩戒考十四卷前八卷本唐僧一行之說廣採羣籍以爲之證自卷九以下則自爲續補取堯典之中星言四象取禹貢之南條北條言兩戒取春秋緯之旦建昏建言斗魁治內杓治外取史記之中國山川言雲漢起於東井沒於尾箕取素問之五帝大論言帝墟取史記之律書言水火金木治季孟月皆詳於考古不涉占驗又著管城碩記三十卷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語必求當鄭全氏祖望見之服其考據精博所爲詩賦別爲志

窟堂稿二卷參史傳　夏炘撰別傳　四庫全書提要

禹貢會箋凡例

一冀州舊圖依蔡傳滹水出覃懷西今按周職方幷州其川滹易非冀州浸也山海經沁水注河入懷東南因改從沁舊以洞庭爲九江今据經九江孔殷在江漢朝宗之下仍依漢志九江在尋陽餘仿此

一禹貢圖古未嘗有聞漢明帝議治汴渠賜樂浪人王景禹貢圖當猶是收秦圖書所得晉司空裴秀著禹貢圖十八篇序載于晉史而圖不傳今爲圖多參取艾千子閒採之六經圖指掌圖至於駮正譌誤不敢附會前人

一會箋取四海會同之義蓋雜採經傳子史九流百家支分派別悉會于一猶百川歧流汉港悉會于海使有所歸也

一仰觀俯察皆學者窮理之事然仰觀易俯察難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試登高望之皆可一覽而知而至於地理不然數十里
之外目力所不及足跡所不周即或親歷其境東西易位高下
頓殊而欲確指其山澤所在以求無舛于經則將指延安之洛
以爲禹貢之漆沮据安豐之石以爲禹貢之大別說非無本其
實疏也

一是編主于駁正疑誤故列蔡傳于前是者可之不是者否之
要皆各有所證發盍可得罪於先賢不敢貽誤於後學漸至白
日塵昏聖經蕪穢也

一會箋於近纂禹貢者略加考訂如山海經漢水出鮒魼之山
漢乃濛譌而郭注妄引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近遂以鮒魼爲嶓
冢之別名西河舊事三危山俗亦謂昇雨山夏本紀注譌作卑
羽山今仍因之譌以傳譌伊于胡底故于是編中約略正之

一胡氏禹貢錐指考訂漢唐注疏最爲詳密謂釋禹貢者莫先
於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穎達所謂身爲博士具見圖
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水地名並顓頊鬲突不甚分明菏澤
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
云出澠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
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又若敖城爲瀍水所出魏
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
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
于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西漢人手筆此等考證眞發前人
所未發會箋中不敢勦襲雷同而又不忍爲剖愛故列於此

一漢劉秀上山海經奏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

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按禹貢與山海經猶春秋內外傳也禹貢之山水多具見于山海經以禹之經解禹之書其不致有譌誤者少矣故會箋于山海經所引爲多」

一宋易氏祓字彥祥別號山齋所著禹貢疆里記胡胐明謂其書亡余於徐常吉禹貢解中備錄原文冀藉以廣其傳云至以澧水爲醴陵九江爲洞庭蓋浸淫宋人之說亦小疵也

禹貢圖自序

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是九州本依圖而立也水經注曰禹理水觀于河見白面長人魚身授禹河圖而還于淵是禹之治水亦依圖而治也自是而後夏少康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冥死于河殷祖乙避河遷耿二年圮于耿復遷于庇求如禹貢之治水難矣鄭樵通志曰桀焚黃圖夏圖所繇盡亡也爾雅九州說者皆以爲商制圖無聞焉周圖書大備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司險掌九州之圖知山林川澤之阻漢入關收秦圖書得具知天下阨塞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頹出之胡中明帝永平中議治汴渠上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因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禹貢之有圖尚已後世圖事闕略晉司空裴秀惜之乃潭思著禹貢地域圖十有八篇其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悉因地制形王隱晉書曰裴秀爲司空作禹貢地域圖事成奏上藏於祕府爲時名公誠有所慕而云也唐大衍山河兩戒取禹貢論三條四列之說而不及圖程大昌撰禹貢論

繪圖三十有一鄭東卿著尙書圖禹貢山澤圖二十有五然皆未有見余家藏有六經圖禹貢圖一二而已又所藏宋大觀中地理指掌圖其中有帝嚳及堯九州圖舜十二州圖禹迹圖然臚列當時郡縣於禹貢山澤六十餘地不能備載少嘗見艾千子禹貢圖簡而能該第從前譌誤尙未駁正章氏本清圖書編名山大澤皆有圖不專爲禹貢設故雖有圖而不精近見王太史蒪林刻乃祖禹貢圖胡氏朏明禹貢山澤問有圖而圖之前後左右少有脈絡可尋此圖禹貢者所以難也陸氏文裕曰余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會于禹貢之命名以著古今之離合遷改爲一書志誠偉哉余竊有志而未逮顧已爲禹貢會箋一書又何能已于圖也爰列圖若干于前并以圖說附注之稍訂其譌誤如此後之君子按圖而興感思大禹明德之遠而不爲小智之鑿則又會箋繪圖者之私願夫

周易拾遺自序

易明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聖人作易首乾坤師天地也乃又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豈无形无象假設一太極之名謂在天地之前哉蓋必實有是物乃可以言易有也易云有而注疏家轉以爲无韓康伯曰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邵子曰太極何物也无爲之本也張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者乃諸儒之陋也然則安所折中哉惟朱子謂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此則最爲不易之論也桓譚新論曰北斗極天樞天之中也王希明太乙經曰燧人氏觀斗極定方名夫犧皇燧人氏子仰觀天文而畫卦豈遂遺天極乎要以太極之在天有象者也太極之在易无象者也故周元公太極圖說曰无極而

太極極一也以一生二於是乎有陰儀有陽儀儀者儗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儗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天垂象而聖人儗之也夫聖人得天地之秀而最靈其心一太極也有時用之於卜筮則蓍龜之靈亦其靈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皆聖人之用之也倘不用聖人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法徒然乞靈於蓍龜豈遂能知吉凶哉易自商瞿氏受學孔子至今以易名世者千數百家潔淨精微之緟發揮殆盡矣縱極意探索不過殘膏賸馥中稍拾其餘瀋耳余家世學易伯兄熙菴仲兄冠山舊藏易傳凡數十種後得通志堂經解易數十種循環觀玩不勝有望洋之歎茫無厓際竊幸生右文盛世經學脩明得仰窺御纂折中奉爲天極庶藉以考正朝夕而不致迷於方向以是知聖皇師天地以作易易之有極亦猶洪範之皇建有極周子謂主靜立極莫匪兩極者也誠齋楊氏曰荀卿不云乎學者以聖王爲師願銘斯言於右其亦此意也夫

竹書紀年統箋凡例

一紀年一書自周隱王十七年痤於梁襄王冢至晉武太康二年乃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時考正者有和嶠束晳衛恆荀勗王庭堅王接潘滔摯虞謝衡諸人皆博物多聞之士晉隋唐諸志皆有是書梁沈約始爲附注約好言符瑞於事實罕有發明今特爲統箋逐事分載以紀其詳

一統箋之下所引書傳辭義相同者則連書之其稍有不同則加又按其確有徵驗可辨析者則加據字例皆倣此

一是書於紀年中逐字詳注而謂之箋者倣鄭氏詩箋之例所以別於注也謂之統箋者不特於紀年箋之附注箋之諸凡所

引書傳聞有譌誤亦併箋之也

一紀年逐條之下間有細字皆休文附注故各於箋按之上加圈以別之至歷代某帝某王推原其先世發祥之自亦皆大字僅低一字者世誤以爲竹書之本文今並見宋書符瑞志中實亦休文所自撰採後世讖緯諸書而成當時謂之附注以爲竹書本文者由未讀宋書故也乃附注之外又有所爲約按者以其非習聞而自爲立說者也實亦附注之例也

一紀年初瘞之歲下距始皇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則是書在未焚之前信而可徵也至今以經傳校之一一符合

一紀年始於黃帝蓋黃帝使大撓作甲子自是而後始得以甲子紀年故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易大傳黃帝之前有神農伏羲孔安國書序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温公稽古錄亦

始伏羲故特倣司馬承禎三皇補紀之例列之於前非好爲蛇足也

一劉道原通鑑外紀金仁山前編皆依邵堯夫經世紀年以竹書較之多有不合如外丙仲壬經世所無肖征辰弗集于房經世以爲在仲康元年唐一行大衍推合在仲康五年與竹書合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孔仲達疏據王基之說謂在共和以前梁虞劇推合幽王六年乙丑與竹書合如此類不可枚舉近世耳學者每於通鑑編年下乃云據經世正之殊可歎也

一紀年最可議者莫如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一事方是時齊之名以爲解釋時作紀年者特設爲潛出殺尹一案以見戰國諸君爲臣所放皆可潛殺其臣也不然前言命尹爲卿士後言田和遷康公於海上晉三卿徙桓公於屯留往往假伊尹放君

祠保衡此獨言潛出殺尹不亦自相矛盾哉故沈約謂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人所益

一劉知幾作史通不知殺季歷者爲文丁誤以文丁爲文王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皆以攜王爲伯服不知爲王子余臣如此類者甚夥不有竹書烏從而證之此余之統箋所由作也

一紀年雜述裒諸簡端無分先後亦容齋隨筆例也俗儒眇見寡聞多以紀年爲齊東野語稗官脞錄殊不知晉隨諸史列之中經取證經史毫無差謬古今來博物君子著書立說未有不取證於是書者觀之雜述了了可見而俗儒轉不之信束廣微校正竹書而外又有發蒙一記者其亦有感而作者與

一紀年雜述之下凡有譌舛宜辨者只用按字不言箋按蓋自述謏聞管見無與於箋注之例故也

序

天下山河兩戒考自序

天體渾然太極也赤道界其中而分之爲南北極南爲陽而北爲陰陰陽各一太極也由是分而爲四正四維爲十二次以下應於十二國而分野之說起矣國語伶州鳩謂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周置掌天星之官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星古有其書至漢而書亡而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而已淮南子星部地名史記天官越絕書漢地理志或分以州或分以國言次次同言國國異往往各據其所聞聚訟不一迨唐開元末沙門一行考山河兩戒以爲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王伯厚謂其最得天象之正鄭漁仲謂其區處分野如指諸掌劉誠意清類天文分野即用其說以爲序故近世言分野者皆悉宗焉蓋天下山河之象

存乎兩戒南河南戒北河北戒在天成象者也河源爲北戒之首江源爲南戒之首在地成形者也而分野又必據山河以分者天則有列宿地則有疆域觀文察變各有所主也余讀唐史深有味乎其言也因以注之竊以爲戒者界也史遷謂朝鮮之拔星弗河戒班志引星傳月南入牽牛南戒統謂之戒黃帝占及荊州占皆言客星守河界是界與戒一矣北戒自三危南戒自岷山其卽禹貢之導山馬融以岍爲北條嶓冢爲南條乎斗魁治內杓治外其卽春秋緯平旦建者魁海岱以東北用昏建者杓自華以西南乎雲漢起東井爲秦蜀墟沒於尾箕其卽史記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乎五帝之墟皆乾巽內外其卽素問謂五運始於戊己之閒戊己者奎壁角軫爲天地之門戶乎古稱須女吳虛危齊昴畢趙角亢氐韓皆

不得七宿之中一行四正之中皆三宿餘皆二宿其卽太陰在子歲星居氐房心太陰在卯歲星居女虛危四正之中皆三宿餘皆二宿乎抱朴子謂天河從北極分爲兩頭至南極隨天而轉入地下過晉志謂天漢起尾箕皆始艮終坤一行獨始坤終艮此其不同者一也古稱壽星鄭大火宋一行以壽星屬陳而以鄭附於成周陳爲舜後當自爲分野此其不同者二也又堯典以中星正四時觀象者皆推測求合而不得一行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玄枵中虛九度大梁中昴六度鶉火中七星七度大火中房二度四序進退不踰午正閒此其不同者三也古以十二國配十二次一行以春秋左傳考之附見於齊者國十皆屬玄枵附見於衞者國十有二皆屬豕韋晉志所謂百三十九知其所居者瞭如指掌此其不同者四也迺若星家所說猶

有不能無疑者則又可得而考焉一則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吳越南而星紀在丑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也傳稱宋大辰之虛劉歆以爲宋先祖掌祀大辰之星實沈參神也林氏以爲晉主祀參星僖公三十一年猶三望服虔以三望爲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孔氏以爲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一行以降婁玄枵其神主於啓宗星紀鶉尾其神主於衡山是卽星所主土之說也因其星所主土而祀之故其山川之精與星氣相屬而順逆應之南者反北北者反南何疑也一則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蓋魏地西距高陵北固漳鄴皆晉之舊壤而河內又爲衞分韓地西接弘農東接汝南而與陳鄭同星分是以晉衞陳皆有分而韓魏僅散見於七國若趙地北踰眾山盡代郡鴈門雲中西抵塞垣非晉之舊壤可比故趙獨著於分野一則漢志取三統書十二次配十二野鶉首分地極多而鶉火何以極狹蓋地廣則分野亦廣魏徙大梁而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故鶉首不得不多周之先王畿千里後乃以郊周賜秦河內賜晉又漸爲諸侯所侵僅得河南七縣故鶉火不得不少一則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只繫中國一行以島夷蠻貊附於星紀朝鮮三韓附於析木安南諸州附於鶉尾西羌吐番吐谷渾西南徼外附於鶉首北河之表西盡塞垣皆旄頭故地附於大梁而東甌閩巨狼弧狗國諸星廃不分麗於各次之下蓋論天下之形勝負山負海各有其方而計國勢之強弱用武用文悉因其地而且河漢淮濟之內外當岱恆華之陰陽山川繡錯宛然如在昔人謂州鄨躔次紀於甘陳山河兩戒創自一行天象分野

不可不知其以是哉所以然者天左舒而起牽牛日月五星之所始也而十二國十六星總係於牛女焉地右闢而起畢昴山陵川澤之所紀也而陽陽國陰陰國分列於天街焉紫宮爲皇極之居大一下行九宮始坎而終離天子巡行於列國也太微爲粹陽之廷十二諸侯之府百辟上朝於明堂也天市爲聚衆之所東蕃爲宋燕徐吳齊趙諸國西蕃爲韓楚巴蜀晉秦諸國梯山航海各以其職致貢也此則其陰陽之統會也五星經緯於其間各主其方之七宿熒惑主南方六宿鎮獨主東井一宿鎮爲土主旺於季夏東井爲水事水比於地有建萬國親諸侯之象故以兩河分夾於井爲戒也而其著大於兩戒中者北斗爲天綱十一月而一陽生斗建在子陽氣肇初於玄枵其改建而過宮必於戌降婁在戌爲純乾斗之位也自乾攜巽含陽而吐陰鶉尾所以爲負海之虛雲漢爲地紀五月一陰生漢起於午陰氣潛萌於鶉火其始交於列宿則於未鶉首在未爲純坤漢之倬也自坤抵艮陽聚而陰散析木所以爲山河之竭至於魁枕參首而實沈居之衡殷南斗而星紀居之杓攜龍角而壽星居之則四維皆其所屬雲漢自南正達於西正爲升而大梁位焉自北正達於東正爲降而大火位焉西北居升降之中而娵訾位焉則四正皆其所經此則其陰陽之流行也蓋從來陰陽之精其氣本在於地而上發於天雜者爲妖正者爲祥各隨其方域以爲感召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考分星以知休咎因垂象以見吉凶聖人之布度定紀分州繫象未有不由乎此也今皇上御極方新三階平而七政齊四海晏而九河清西土覩鳥喙之星南極紀大浪之異東窮於鞠陵之岨北逾於冰海

之取誠有非漢唐分野所可得而限量者近就其昆侖東南之地鄒子之所謂赤縣神州西洋之所謂亞細亞洲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固仍與古無異也或曰戰國以前各君其國各守其疆分野屢有明驗矣自是而後天下皆歸於一統野又烏從而分之然如四星聚柳張而光武興洛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熒惑出東井而姚興據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則分野又確有可據者或曰天事湛密自昔所禁今獨胡爲而注之余曰禨祥之說占驗之書乃世所禁也讀周禮而不知馮相之所掌何爲十有二歲讀國語而不知武王之克商何爲歲在鶉火月在天駟讀春秋左傳不知僖公五年何爲龍尾伏辰襄公二十八年何爲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豈上之所求於下與下之所以應於上乎且余之注之將以格物而窮理彼之所衍者數

余之所窮者理也何不可也天地大物也分野又天地所合撰者於此而不知猥欲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妄矣近西儒謂遠西至中夏歷九萬里而遙凡瀕海陡亥之處察其南北面之脈絡大抵皆向南北兩極蓋地球南北兩極正對天上南北兩極而不離向使離之而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將在赤道之南者倏易而北赤道之北者倏易而南十有二次且將參錯而不齊然則南北河戒者天道之陰陽也山河兩戒者地道之剛柔也分野者山川之精上爲列星即因其分星所主以與政事相俯仰天地人之合撰也苟因十二辰而求之四正四維求之南北兩極又進而求之渾然太極之初其於天地之理思過半矣易有之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窮理之事也格物以窮理而求其端於天地則古所謂賢人者辨星辰逆順者也從而考之

或庶幾希賢之一助乎若夫終始古今深觀時變而察其精粗疇人子弟自所優爲於我何有哉

菅城碩記自序

余株守一經不能盡蓄天下之書羅古今之富凡耳目所經涉者不過數千卷書耳而姿稟愚鈍又不能博聞強記積貯逾時縱窮年繙閱掩卷輒忘迴憶平生枵腹如故不得已而託之管城子假以記室凡經傳子史騷賦雜集遇有疑信相參先後互異者則速爲濡毫摛翰類聚部分寸積銖累裒爲一集凡三十卷其於易也遠稽乎子夏旁攬乎康成輔嗣以及程傳其於書仍宗毛序悉有證據所與朱傳契合者惟數十篇春秋以左氏爲主公穀附之胡康侯以夏時冠周月開卷差謬餘亦可知三禮以周禮爲經儀禮爲緯而禮記則二禮之傳注楚辭爲詩之變體故次於經而逸注淺陋如該秉朴牛之類貽誤千載莫究其非史學字學詩賦雜集其有鈔錄箋注沿襲承譌者一皆參伍折衷悉記其有可信無可疑夫天地之大載籍之繁誤譌頻仍不可殫述余亦頗擇其善者識其大者而已周公釋詁曰碩大也小雅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朱子謂善言之出於口宜矣是善且大兼賅者無過於碩郭弘農敘述方言品爲碩記意亦有見於此乎顧方言者一方之言也拘於一方而不能相通如宋齊之閒之所謂碩而他或以爲賧爲介爲夏爲京者此類是也以姿稟愚鈍之人目不覩古今之富而妄欲擇其善者識其大者是亦方隅之見而已矣爰遂名之曰碩記而又不敢沒管城之勞因并弁之於首云

附錄

先生舉鄉試年已五十有七典試者爲黃侍郎叔琳歸語人曰他人但以榜中有狀頭爲榮吾得三不朽士其學皆博而純今世大手筆也蓋指先生及任啟運陳祖范云皖學編

先生試鴻博不遇乾隆九年詹事張鵬翀以所著山河兩戒考先生試鴻博不遇乾隆九年詹事張鵬翀以所著山河兩戒考管城碩記進呈賜國子監學正十七年巡撫衞哲治又以經學薦會萬壽開恩榜先生年八十六入場賜檢討同上

先生箋禹貢謂汾水西入河非東入河徒駭即河之經流非別有一經流三江既入終以南江北江中江爲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皆不爲蔡傳所囿至於蔡山則闕其所疑不主寰宇記周公山即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東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事爲昇雨山謂史記注作卑羽山蓋字之譌並辨胡渭之譌皆具有考證蓋說禹貢者宋以來棼如亂絲至胡氏錐指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案先生因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益爲精密繼事者易爲功也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於好古不究眞僞之失耳四庫全書提要

位山交游

任先生啟運別爲釣臺學案

陳先生祖范別見震滄學案

趙先生弁

趙弁字文冕高涪人貢生考授縣佐好古嗜學蓄書甚多所居距位山家僅二十餘里時以文字相往來爲位山刊禹貢會箋序之曰天下之名山大澤不勝數也其見之於禹貢者山澤六

十有餘耳自漢晉唐宋以迄於今言禹貢者不下數百家求其於某山某澤確有證據而一一無舛錯者了不可得蓋高者遐搜冥討競爲新異妄有穿鑿卑者鈔錄舊文略加增省毫無所發揮證驗則以前人之成說橫據於中而不復尋流溯源更加探索以致此也當塗徐位山先生鴻才博學著述等身康熙壬辰歲所纂有禹貢會箋凡十二卷以禹貢聖人之經苟非積累前聞旁蒐衆說賞析奇疑毫無繆誤者何敢輕以問世故所刻有山河兩戒考管城碩記竹書紀年統箋共六十餘卷久已進呈御覽風行寓內而是書藏之巾箱垂四十二年未肯示人庚午春保舉經學辛未應詔入都壬申恩科特授檢討給假旋里時年八十有八矣燈下猶蠅頭細書不需瑣鏡爰出從前之禹貢會箋逐一讐校如山海經之雷澤在吳西舊誤以爲禹貢之雷夏禹初封虹爲夏伯在江淮南地饒產翟爲夏翟舊承周禮注以染夏爲采名泗濱浮磬即泗濱浮磬左傳浮來之山即邳來之山舊以爲浮生土中不根著者周職方荆州其川江漢揚州其川三江漢不在三江之數舊乃以漢爲北江漢志九江在尋陽傳以九江爲洞庭則經文九江孔殷不當在江漢朝宗之下如此類者不可枚舉皆發前人所未發其有功於翼經者何如因授梓公諸同好以爲後學之司南禹貢六十有餘之山澤展卷瞭然無復致有迷津之歎者從可識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守先待後豈虛語哉參禹貢會箋凡例

位山從游

馬先生陽

馬陽字葵齋當塗人家蓄書甚富位山所著竹書統箋每與之

商榷遇有紕謬均爲訂正嘗與同學崔萬煊取統箋刻以行世而各爲之序 參竹書統箋凡例

毛先生大鵬

毛大鵬字雲翼當塗人娶位山兄女嘗爲讐校易稾多所補益所自著有易學源流一編於歷代作者及書名卷數臚舉靡遺位山稱其包羅今古俾學者有尙友百世之想信可行遠傳後因附刻其書爲周易拾遺之末卷云 參周易拾遺略例

清儒學案卷五十終

清儒學案卷五十一

天津徐世昌

望溪學案

阮文達輯清一代經解不收望溪之作蓋漢宋顯分門戶也望溪學宗宋儒於宋元人經說薈萃折衷其義理名物訓詁則略之館修三禮義疏義例出其手定文章源於經術姚氏惜抱承其緒傳衍甚遠桐城文派遂爲一代大宗述望溪學案

方先生苞

方苞字靈皋又字鳳九號望溪桐城人寄籍上元兄舟諸生高才篤行好左氏傳太史公書著述未成而卒先生少從之學以孝弟相勖循覽五經注疏大全少者三數周補諸生游京師入

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萬徵士斯同降齒與之交曰子於古文信有得願勿溺也於是一意求經義好讀宋儒書謂宋五子之前其窮理之學未有如五子者五子之後推其緒而廣之乃稍有所得其背而馳者皆妄鑿牆垣而植蓬蒿學之蠹也舉鄉試第一康熙丙戌成進士聞母疾歸侍家居三年以戴名世南山集之獄牽連被逮在繫經歲孚經不輟讞論重辟聖祖矜疑五次折本不下李文貞陳其文學力救之免死隸旗籍召至南書房試以湖南洞苗歸化碑文黃鐘萬事根本論時和年豐賦聖祖嘉賞命入直南書房又移直蒙養齋編校樂麻律算諸書諸皇子皆呼之曰先生充武英殿總裁世宗即位命出旗籍授左中允三遷爲內閣學士免趨直專司書局教習庶吉士充一統志總裁校訂春秋日講高宗在亮陰將行三年之喪下廷議尚書魏公廷珍諮於先生爲陳古人以次變除之制內外臣工各分差等爲除服之期魏公上其議終格不行再直南書房充纂修三禮義疏副總裁命選有明及本朝名家制義頒布以爲舉業準的擢禮部右侍郎以足疾辭詔免隨班許數日一赴部迭上疏請定經制又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又請九卿會議有異議者並列上聞翰詹科道與議得專疏自達又請定庶吉士館課散館則例又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及湯斌從祀孔廟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又請禁種煙燒酒又論南河督臣違眾議開毛城鋪之復所言或行或不行自康熙朝先生雖未與廷議於時政得失每就李文貞公及徐文定公陳讜言多得採取上達見諸施行復與鄂文端朱文端蔡文勤楊文定諸公相引重多有所建議性抗直遇會議屢

有爭執爲時所忌於是河督疏訐有所屬託先生自知孤立以老病自請解任許之以原銜食俸仍留教習庶吉士充經史館總裁會庶吉士散館請後到者補試被劾徇私落職仍在三禮館修書洎周禮義疏成乞解書局賜侍講銜回籍乾隆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二先生篤於倫理制行方嚴造次必遵禮法自以脫纍囚而登朝列忠悃圖報於國計民生大端竭誠獻替不恤出位之咎如邊務河工所持議皆切中利害世稱讜言嘗論爲學宗旨曰制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衛道尤力遇同時學人攻程朱者反覆剖辨必伸其說而後已於諸經尤深於三禮春秋通志堂輯刊宋元人經說凡三度芟薙取其粹言而會通之御纂三禮義疏特命總其事發凡起例皆出手定自著之書周官集註十二卷周官析疑四十卷周官辨一卷儀禮析疑十七卷禮記析疑四十六卷喪禮或問一卷春秋通論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春秋比事目錄四卷詩義補正八卷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離騷正義史記註補正各一卷文集初爲門人王兆符程崟編刊後同邑戴鈞衡重編正集十八卷外集十卷補遺二卷行於世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未刊行未見傳本子道章雍正壬子舉人有學行參年譜　全祖望撰神道碑　馬其昶撰桐城耆舊傳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

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已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衞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眾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

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旣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恉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繊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略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
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
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
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
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
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
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
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
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
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
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
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
間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
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
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
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
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恉意端緒
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褶經義以附傳
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
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
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
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

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淆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文集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歟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

體爲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稍爲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爲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卽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綴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閒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尙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眾以爲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

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爲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徵其人使記說利而又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多爲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爲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爲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爲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眾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爲明證而歆知其說爲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不徒虛爲之說矣）歆知其說爲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眾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焉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爲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爲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僞惟史記爲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爲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爲周公居攝

稱王之文故復爲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爲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況孺子襁抱劉崇潛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即眞之符驗也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爲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爲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爲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爲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爲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倒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閒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爲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爲三統厤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爲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徧竄羣書以曲爲彌縫乃其姦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冏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志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刪述之義羣賢莫之能贊豈獨春秋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紹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册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爲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冏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徵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闕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　抑觀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史之周南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岱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爲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爲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同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爲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教於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向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即此已不足爲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

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而羣儒乃掇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
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傅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既明
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
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閒錄以垂戒不宜
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即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
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
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所存無幾
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眞國政之變數百年
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
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爲多樂記

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
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
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
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
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弒君陳
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於猗嗟載馳儆荀始於雞鳴秦之
亡以親奄夷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鄰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
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豔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
欒書皆爲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爲之嚆矢
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
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
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
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

與於此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衞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衞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爲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并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爲將及焉此蓼蓼匪風所以作也羣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爲晉作檜詩爲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爲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并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强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駟車傾之懼乎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其君有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況蕞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弒而無淫昏篡弒之惡宜載於册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爲吳公子札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偪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與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

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艮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淫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敎澤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弒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眾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睠睠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其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薾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爲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堙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踟且躇步之頃而三易其旗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

女也齊自襄公烏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衞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遷與虛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弒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遊田五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衞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祫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邘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尙在五廟中之穆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酋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蓋祫祭先公先王於后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酋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

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即事者惟邦甸侯衞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清廟爲義且朱子既據孔疏所推日厤而升既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或謂據戴記天子犆祫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犆安知此詩非用於犆祭時乎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傅會而爲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閒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犆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爲富强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皋奇衺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羹覆虀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閒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紈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歐疫禳蠱攻貍蠹去妖鳥歐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橜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眾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若族庭氏之文以示

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脅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

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
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
無是紋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紋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屢人職
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
毆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碧蕉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
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
氣斂足以召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眾而毆之引弓
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疫可毆也而蒙熊
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鷺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
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
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
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

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
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
誑燿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
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
於碧蕤氏去以方書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
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
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
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
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眞而於莽事則皆若爲之前轍而開其
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
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
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此

數事未得爲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鬬辯也每見甿庶之家嫠者改適猜嚚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鄰長稽之凡民之有衰惡者雖未

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污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己甚也莽之毋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絰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塋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爲之謀主也又以文義覈之假王涖政勤和天下其僞構經文皆歆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失序必創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

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疏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邪或曰歆於司服職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則本有爲諸侯總衰及其首服皆弁絰之語而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册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己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春著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著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羣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且官徒殷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邑都家之車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茇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幾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徧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茇

舍特舉辨軍之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時矣於夏舉勺於冬舉蒸則祠嘗視此矣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即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也大雅方社不莫承祈年之可與大雅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儇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儇可知矣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文尙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志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昧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礲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淆撓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戔戔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間

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剟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卽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間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懵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複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卽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爲比類焉嗚呼先王制禮有迹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爲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其於易春秋閒有稱引皆自爲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託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皆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爲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時周官始出戴記尚未列於學官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

事天立命閒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污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册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弒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弒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弒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

書逸嘉禾篇周公奉嵕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册祕府而外藏書甚希太史公書宣成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鮀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莽之奸也決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臨朝至夔夔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間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即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爲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嗑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

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
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卽眞稱天公使者見夢
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
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
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
故公孫祿謂歆顚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
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
周官之不類者旣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
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余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
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
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

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徵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爲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聞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

眞僞而每至歎所增竄則鮮不以爲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爲歎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歎所僞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眾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歎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閒耳而古者子爲大夫於父母之服卽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尙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歎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

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飾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薙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其誣而未得證驗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說逸禮於廷中以欺惑學士莽之篡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希眾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校卒向之業以售其姦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歆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眞僞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傅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既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譌張爲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間有其書故欲多爲之徵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載籍爲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構造

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歌易爲負扆固因之皆不足據也衆言樊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既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詒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況云在襁褓之中哉奔而金縢之篇尚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或又以王自稱沖子周召稱王孺子爲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沖人范文子爲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爲童子嗣君之自謂師保之規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讀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

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歟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僞亂循是以考戴記尚書及子史傳注然後知舍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者舍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嗚呼書更秦火篇殘文缺而已耳而歆所僞亂則混淆於本文之中伏閣而不可見曇出互證深固難搖自程朱二子出然後能辨古書之正僞而後之儒者知以理義爲衡故凡周官戴記書傳詩序之紕謬雖未辨所從生而鮮不以爲疑疑之者衆然後或得其間而白黑可判焉漢儒之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莽事訓周官而於周公踐阼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而益漫其支流況毛序孔傳之僞雜乎世俗之貿儒尚或以經說惟漢儒爲有據而詆程朱爲憑臆非所謂失其本心者歟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摭衆說以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周易多裁自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闡實多故特名折衷餘三經則曰彙纂我皇上躬

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詔修三禮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澔禮記說自始出即不饜衆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鑿鬬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說以爲之宗欲如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衆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爲六類各注本節本注之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証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惟我皇上聖學崇深剖析經史通微抉奧故敢略陳愚見仰求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爲此謹奏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

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眾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書史記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則已騖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與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爲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概乎未有聞者哉

書史記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

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細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冇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爲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即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沈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違矣哉[是書敍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贊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爲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爲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稱彬彬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爲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

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爲王者師蓋儒者窅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肓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尙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爲贊美之辭噫失之矣

附錄

先生事父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事母尤孝年四十餘宛轉膝下如嬰兒被逮時詭言被薦入內廷洎事解迎養太夫人至京竟不知其事與兄百川弟椒塗相友愛不忍離百川約曰吾兄弟異日當共葬一邱後卒如約每遭期功喪皆率子姓準古禮宿外寢年譜

先生性剛直好面折人過交游中官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諸公頗厭苦之惟朱文端公篤信其言先生所知見壹爲盡言同上

李文貞公以直撫入相先生叩之曰自入國朝躋茲位者凡幾公屈指得五十餘人先生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矣望公求其可重者與陳古咸尺牘

先生在館中徐公蝶園及顧公用方時就問周官疑義詳爲辨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喪服聞而持行者數人顧公謂筆之書然後可久存先生乃出其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洟月而成顧琮撰周官辨序

先生耄期猶嗜學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其稿年八十日坐城北湄園矻矻不置（雷鋐撰行狀）

陳滄洲曰望溪可負天下之重觀其讀周官儀禮孟子管子荀子可知所見閎廓深遠此等文可徵其平易詳愼不能平易詳愼則閎廓深遠非眞而用之必窒矣（評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全謝山曰有經術者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惟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桐城方公庶幾不愧於此（神道碑）

姚惜抱曰先生與鄂張兩相國論制準夷事憂國忠友之情則皆可謂至矣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跋與鄂張兩相國書稾）

邵位西曰先生當官敷奏俱關國計民瘼今觀請定經制等劄子煌煌鉅篇乃經國遠謨足與靳文襄公生財裕餉諸疏並垂餘亦直抒所見不肯一字詭隨生平嚴諤之概可以想見（鈔奏議序）

又曰盧召弓嘗言望溪先生評史記眞本藏北平黃氏王定甫買得史記評本不著評者名氏細察之與望溪集中讀史記諸文語意相應知是望溪評而他人傳錄者望溪別有史記注補正而茲評所開發尤多學者由是可悟作史爲文之義法（史記評語跋）

望溪弟子

沈先生廷芳　別見餘山學案

官先生獻瑤　別見凝齋學案

雷先生鋐　別爲翠庭學案

王先生兆符

王兆符字龍篆號隆川宛平人康熙辛丑進士父源文學氣節著於時與望溪爲執友先生甫成童從望溪學於京師父沒移家金壇仍從望溪於江寧及成進士未仕家益貧有欲餽金以資其仕者望溪爲計買田而耕以養母以成其學未就而卒於周官史記莊子用力最多望溪稱其文學義理可與深言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金壇蔣衡爲之編錄藏於家參方苞撰蔣墓志衡撰傳

程先生崟

程崟字夔震歙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兵部主事少與王隆川同受業於望溪隆川治經先生治古文望溪文鈔初爲隆川所錄先生又續增刊行經說中周官集註儀禮析疑亦其所序刻參望溪文鈔序及年譜

案戴鈞衡輯望溪年譜所載列弟子籍者僅此數人外此曾與李恕谷易子而教恕谷子習仁已附見其父傳中大學士陳大受是所教習之庶吉士故稱師事安徽布政使李學裕江蘇學政侍郎尹元孚皆於望溪晚年家居時造謁執弟子禮望溪固辭避之非傳學者茲不列又高密單作哲字紫溟亦稱望溪弟子家有望溪未刻之文十九篇及聞見錄殘稾見於集外文補遺應附著焉

望溪交游

李先生光地 別爲安溪學案

蔡先生世遠 別爲梁村學案

朱先生軾 別爲高安學案

楊先生名時 別爲凝齋學案

陳先生鵬年 別見敬庵學案

李先生紱 別爲穆堂學案

萬先生斯同 別爲劉縣二萬學案

李先生塨 別爲恕谷學案

王先生源 別見習齋學案

顧先生棟高 別爲震滄學案

韓先生菼

韓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進士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纂修孝經衍義聖祖召見命作太極圖說及四書文命呈平日文稾每進應奉文字輒稱善累遷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立朝正色持議侃侃江南總督阿山奏布政使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費由南巡非侵牟上怒下廷議有謂阿與張爲姻家法當誅折之曰其情私其言則公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益其言以聞由是見疏御試翰林欲黜二人命勑奏與同官言此民譽也姑徐之召對詰責徐曰此二人在院中不在應黜之列文雖不工惟上寬恕之上霽顏乃止或請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議覆曰達海造國書一藝耳法不當從祀時上每有震怒詰責大臣伏闕請罪則解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望溪初至京師見其文禮先焉交久而篤晚失上意望溪勸之去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及上請果奉詰責康熙四十三年卒於位湯文正嘗語人云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乾隆中諭故禮部尚書韓菼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制義清眞雅正足爲藝林楷則追謚文懿著有

孝經衍義序

臣按孝經一書蓋萬化之權輿六經之統會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具有五常之德而仁爲之本仁者人之所以生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其體無方其用至大而愛親之一心乃仁之發端最眞而不容揜者仁之全體大用皆已具諸此無有偏倚無有闕漏赤子不損大人不加由之於日用動靜之間而推之爲聖神功化之極仁此之謂仁履此之謂禮宜此之謂義知此之謂智信此之謂信强順此之謂樂君臣之所以定也夫婦之所以別也兄弟朋友之所以順而信也推而言之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元會運世之所以循環而無間皆此孩提至眞无妄之一心充塞徧滿維持不蔽而然也此心一息

不存三綱淪五常斁人道滅絕其變故豈比於星辰逆行百川沸騰陵谷遷易之異而已也夫唐虞三代之治尚矣其君皆躬秉神聖之德積純孝之行而其時之民去醇古未遠服於其化安於其俗目擊而心化不言而躬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父安其子兄友其弟和氣洋溢嘉祥順流暴民不作兵革不試寒暑時年穀熟庶草蕃百物遂一孝治之所感也自周之衰王道不行教化微缺愛敬之誼衰而篡奪之風熾邪說暴行雜然並作而無父無君之禍且浸淫於天下孔子布衣不得居得爲之位乃起而扶絕業存大義贊周易以明天道刪詩書以維王迹述禮樂以明人情之本然而猶以見諸空言不如託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起而作春秋春秋者爲爲人子爲人臣者而作也故曰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

人子而不知春秋者必陷於首惡之誅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而其稱文也婉其
指事也微筆則筆削則弟子不能贊一辭蓋有不易知其意
之所在者退復與門人質言王道之本明百行之原而孝經作
焉故曰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先儒
以爲魯哀之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作孝經然則此書之
作固與春秋相表裏者與且夫天下之勢固必有所極而禍必
有所開當春秋之世猶未有楊墨之禍也然而子不父其父其
勢必至於墨之爲無父臣不君其君其勢必至於楊之爲無君
且竊獨楊墨而已楊朱師老氏者也則老氏道德之說固不待
莊周而已有傳之者而其間復有釋氏者出其說蓋參乎楊墨
之間孟子之闢楊墨也即所以闢老也時釋氏未入中國故亦

不得而及之也然而夫子則固已憂之爲之說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正不知其時異端者誰乎毋乃預知夫有蔑絕仁義放
棄人倫以禍吾道而攻之者之眾乎聖人之旨固不易知然臣
嘗三復於異端之謂而參之於是經孝治天下之意固未嘗不
相發明也夫所謂異端者其德必誕妄而非實得其道必邪曲
而非大中其教必畔君臣逃父子離夫婦然則將奈何而坊諸
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是莫若
以孝治之使知道其道者之非道惟此之謂要道德其德者之
非德惟此之謂至德別之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五等之差
正之以士農商賈四民之業習之以冠婚喪祭之事養之以粟
米麻絲果蔬魚肉之常明之以禮樂政刑而教之以愛敬和睦
謹身節用寡過之利使知先王之道德不過如是而於天下後

世之竊爲仁義道德之說者已大爲之坊嗚呼此其作經之旨之深切著明者也抑又嘗論之自良知之說昉於孟子後之學者遂欲直見本性幻妄一切以入於清虛寂滅之學而不自知然孟子已以愛敬之眞心實之矣孔子之言性也不概見既繫之於易之十翼而更切著之於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直從孩提發皆中節者以顯夫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放之則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而約之在一舉足一出言之間出之無勉强擬議之煩而操之有戰戰兢兢臨深履冰之懼所以不可不格物不可不愼獨不可不道學問不可不察識擴充而或者一舉而空之以自認其所爲知者則非其知矣昔人以爲春秋孔子之刑書孝經孔子之教書而臣則曰孝經孔氏之性書也其關於學術人心豈細故哉臣之仰窺是經之旨者如此若夫諸儒之說自正義而後亦無慮百家臣今一以朱子之說爲宗而後之學者能不悖乎其傳者則綴其言之大略次於篇端

廣理學備考序

言性始商書言理始易繫辭性卽理也賦之爲命體之爲德統之爲道毅之爲教實之爲誠化之爲神麗之爲器布之爲氣而反之爲欲學也者別理欲之閒者也故莫先於窮理書言惟精詩言物則大學言格物子思言擇善孟子言知性一也濂洛關閩五子出而紹古不傳之緒互相發明初無異致蓋自老子言谷神不死莊子言精神聖人之心告子以生爲性孔叢子亦言心之精神謂之聖已開異學之端而釋氏之黠者乘隙而入變爲禪學挈以心傳心之旨而以理爲障儒者溺于其說反以吾儒之說文之春風舞雩魚躍鳶飛抉爲證明而下學上達大宗

一統之傳幾亡矣學也者又別心與理之間者也夫理具於心豈容有二第吾儒萬理皆實異端萬理皆空任心之虛靈知覺超詣頓悟高者不過如雙明扇訟一月鏡花而其流失至失心于垂盡之餘酣酒于悟道之後顧數百年以來學者愈神其說而不之返也凡此者即以學稱要可別為心學而不可謂之理學蓋理學寥寥無幾人矣洪洞范彪西先生向有理學備考一書茲復從而廣之何居余曰微哉先生之指也心學盛於佛氏昔也以老莊之言文之今也以孔孟之言文之龍無角蛇有足是猶知吾道之不可不援也窮子逃於外忽焉掩有其家之富而不知也不如告之以其家也先生以理學為的以廣近世之學者曰此固一家之子庶逃者其一歸乎不然亦以備識者之考擇焉爾況茲集所載所為寥寥幾人者固具於斯其餘淺深離合並存互見孰為言心孰為言理孰為言理則理與心一孰為言心則心與理二不假去取好學自知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先生之微指也

楊墨

楊朱先儒胡氏以為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然則兩家之說已行於春秋時而至戰國時而益熾聖王不作而橫議生歐陽氏所謂乘閒而入者也楊學于老故莊列之書皆稱之佛氏之初如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固近于墨然朱子以為非其深者蓋其學亦仍是楊氏所以其徒後皆竊莊老之說以附之而益精矣墨子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說稱堯舜禹稱周公一依經據禮其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林

氏之墨隨巢子之墨胡非子之墨雖韓愈亦以爲與孔子相爲用甚矣其易惑人也夫由楊墨之迹固未至于無君父也由其說而推其害直可以無君父孟子固憂其禍之無終也後佛學入直敢冒不韙使大倫幾塗地無餘陰挾兩家之勝不屑爲子莫之中而天下靡然從之嗚呼夫然後知孟子之言謂之先覺可矣眞所謂作于其心必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必害於其政者與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然實楊墨之學有以驅天下而爲之倡也孟子七篇之中反覆闢告子闢楊墨而佛氏之言有似告子者似墨者似楊者故諸儒之說亡而佛氏之書愈盛而儒者復將以吾儒之書佐之譬之秦人蠶食六國而爭割地以入之不止其亦可痛也已

告子

告子知守其心而不知性故其論性第以其能知覺運動者而言直欲混善惡而外仁義既乃自知其說之窮猶內仁而外義此其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根正以平日無集義之功而其不動心之速亦即所謂直提頓悟而無階級積漸之可言者此所以陷於異端而孟子不得不爲之辨也後世西江之學全類此然彼亦固知義之不可爲外而益精其說矣謂義固在內讀書求義理正是義外又謂義只發于我之先見者便是如飲水飲湯之類若待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此又直以佛氏不得擬議不落思惟者爲義其內義尤足以禍義也孟子之所爲集義者正以萬物皆備于我無一非內者若不讀書不求義理以爲義內則視天下之物無一非外者而義仍在外矣彼固諱其爲告子而終不出乎告子也至陽明乃直揭之曰無善

無惡者心之體自以爲漏洩天機而滿水之喻固已漏洩之久矣然則告子者固異學之首禍其罪浮于楊墨也

查先生慎行

查慎行字初白號悔餘海寧人康熙癸酉舉人以薦召直南書房特賜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未散館卽授編修充武英殿校勘官乞病歸因弟嗣庭獲罪牽連就逮世宗知其端謹特原之放歸鄉里少受學於黃南雷於經邃於易著周易玩辭集解十卷於易家一切雜學灼然不惑其河圖說卦變說天根月窟考八卦相錯說辟卦說中爻互體說廣八卦說辨證具有根據尤長於詩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弊敬業堂集五十卷世推爲大家補註蘇詩五十二卷望溪與交久先後直南書房謂於時賢中獨自矜異謹介恬淡爲時所稱述云參史傳望溪文集

朱先生書

朱書字字緣宿松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編修望溪爲諸生時與訂交兄事之以選貢入太學禍衣布履與諸名流議論相上下喜談經世之略文章雄健博聞强記尤熟於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既通籍預武英殿修書館中先達皆嚴憚之歸築室於杜溪將著書終老家貧復出卒於京師著有杜溪文集十卷參方苞撰墓表　方東樹撰杜溪文集序

張先生自超

張自超字彝歎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未仕而卒著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爲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闕之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爲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

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義其書著錄四庫提要稱其務求心得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者比望溪春秋通論多取其說先生既歿望溪感舊與王源劉齊劉捷合作四君子傳齊字言潔無錫人以選貢入太學爲官學教習議敍州判持清議公卿爭欲延攬之不顧也不得意歸未及五十而卒捷字古塘先世懷寧人居桐城又寓江寧遂寄籍康熙辛卯解元篤於行誼爲文不徇衆好望溪被逮時爲件送家屬誤試期後病衰終身未與禮部之試參四庫全書提要方苞撰四君子傳

汪先生份

汪份字武曹長洲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編修命督雲南學政未之任而卒早以文學知名游太學時遇要人常遠避甚負時譽與望溪交久相知深望溪論文深屏虞山錢受之時不以爲然先生謂非過言晚歲辨春秋書曾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有河防考十卷參方苞撰墓表

王先生澍

王澍字若霖一字篛林號虛舟金壇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累遷戶科給事中雍正初以六科隸都察院先生謂科臣掌封駁品卑任重隸臺臣將廢科參偕同列抗疏力爭世宗怒召詰之從容奏對上意稍解遂改吏部員外郎告歸著有禹貢譜二卷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大學本文一卷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當望溪在逮時開日入獄省視討論經義後

復常主其家參史傳望溪文集學案小識

姜先生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早負文名入都主大學士明珠家授其子經持躬嚴正不阿權貴聖祖聞其名與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並目爲三布衣會開博學鴻詞科葉學士方藹薦之不及期而罷又薦入明史館充纂修食七品俸分撰刑法志極言明一代廷杖廠衛之害世推殷鑒又從徐尚書乾學於洞庭山修一統志湯文正公爲時相所忌祭酒翁叔元疏劾其僞學先生移書責之翁甚愧又以語忤徐尚書遂遭忌抑久不達康熙丁丑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年已七十典順天鄉試爲同官所欺致物議被劾同逮治事未白死於獄中時論惜之著有湛園集八卷葦閒詩集十卷又劄記二卷皆證經史之語考論禮制最詳望溪於同時爲古文者盛推先生之雅正及其歿欲誌其墓而家人未之請爲作紀言一篇載文集中參史傳望溪文集

戴先生名世

戴名世字田有號褐夫又號南山桐城人才雋辯逸不事生產家落授徒自給以制義名刊本流布自曰此非吾之文也以諸生得貢爲官學教習議敘知縣徧游南北其學長於史考求明季佚事爲文以抒湮鬱又以古文名負才睥睨人亦多忌之康熙己丑成進士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年五十七矣越二年都御史趙申喬劾其所著南山集狂悖逮治伏法其被禍也由於有志爲明史聞桂王舊闕有爲僧者欲訪求之又得鄉人方學士孝標所著滇黔紀聞書中沿用永歷年號坐大逆論極刑孝標已歿剉屍家屬戍邊望溪亦因作南山集序同罹其難

先生既被法遺書燬禁久之文集乃出隱其名曰宋潛虛清末始行於世有傳其所輯四書朱子大全鈔本專取朱子一家之

學　參桐城耆舊傳　蕭穆撰方戴兩家書案記

文集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犂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犂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篇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此書取犂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據頗爲確核而犂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菸蘆山澤之間有塵塵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喪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覩

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笮昆明洱海奔竄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犂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望溪從游

全先生祖望　別爲謝山學案

劉先生大櫆

劉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自爲諸生以文章名年二十餘至京師望溪奇之以爲昌黎永叔之儔朝士望塵請交出督學者率請任校閱兩登雍正己酉壬子副榜竟不獲舉乾隆元年望溪薦應博學鴻詞爲同邑張文和公所黜後薦經學復不錄逾六十官黟縣教諭數年告歸居樅陽江上不出卒年八十三望溪自矜重不假借後生其推挹先生獨至後姚惜抱受文法於先生三人相繼爲學者所宗稱桐城派望溪不爲詩先生詩文并工能鎔鑄古人之異體才調獨出所著文集八卷詩十二卷古文約選四十八卷歷代詩約選五十二卷論文偶記一卷參桐城耆舊傳

葉先生酉

葉酉字書山號花南桐城人乾隆丙辰試博學鴻詞未遇己未成進士官編修累遷左庶子降編修督學貴州湖南後主鍾山書院十餘年學務窮經師法望溪每見輒舉諸經疑義相質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大旨遵望溪之說又有易經補義十二卷詩經拾遺十三卷參桐城耆舊集

姚先生範

姚範字南青號薑塢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官編修充三禮館纂修不十年告歸主天津揚州書院蓄書十萬餘卷手自校勘於十三經史記漢書通鑒文選致力尤深天文地志小學訓詁以逮二氏之說無不貫綜操行一準先儒未嘗撰述所校訂是正悉具於諸書眉端從子鼐欲整理遺說未果至曾孫瑩乃輯爲援鶉堂筆記五十卷有文集七卷詩集六卷與葉書山交相厚所學異趣望溪洽經多取心裁不甚資佐證書山守其說先生斷斷時見駁正鼐少承家學而受文法於海峯兼通其郵焉參桐城耆舊集

海峯弟子

王先生灼

王灼字明甫號悔生桐城人乾隆丙午舉人官東流教諭少居縱陽海峯奇賞之從游八年繼館於歙與金慥中程易疇吳殿麟及歸安丁小疋武進張皋文爲友時皋文顓志經學先生見其黃山賦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因舉所從受文法於海峯者告之後皋文論文必及先生故陽湖派古文亦往往與桐城相近所著文鈔八卷詩鈔八卷縱陽詩選二十卷今體詩選補四卷參桐城耆舊集

海峯從游

姚先生鼐別爲惜抱學案

清儒學案卷五十一終